

家訓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曾文正公家訓 卷上

咸豐六年（丙辰）九月廿九夜手諭。時在江西撫州門外字諭紀鴻兒。

家中之來營者，多稱爾舉止大方，余爲少慰！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字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典，可太豐則吾不敢也。

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爾之所知也。

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

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舟次樵舍下。去江西省城八十里。字諭紀澤兒。

曾文正公家訓 卷上

余此次出門，略載日記，即將日記封每次家信中。聞林文忠家書，即係如此辦法。

爾在省僅至丁左兩家，餘不輕出，足慰遠懷。

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五經、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咏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

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

至於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試帖詩、律賦、作古今體詩、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一一講求，一一試爲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

取」之趣。過時不試爲之，則從此彌不肯爲矣。

至於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爲親切。自此以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爲」，「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爲」，「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爾心境明白於「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則宜勉強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

科場在即，亦宜保養身體。余在外平安，不多及。

再此次日記已封入潛侯叔函中寄至家矣。余自十二至湖口，十九夜五更開船，晉江西省，廿一日申刻至章門。餘不多及。又示。

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

八月一日，劉曾撰來營，接爾第二號信，并薛曉帆信，得悉家中四宅平安，至以爲慰。

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爲精當。爾現讀離婁，即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我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

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

「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難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大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淳興。涵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龍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

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卻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

鄒叔明新刊地圖甚好。余寄書左季翁，託購致十副。爾收得後，可好藏之。薛曉帆銀百兩，宜璧還。余有復信，可并交季翁也。此呢。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書於七陽軍中

字諭紀澤

十九日曾六來營，接爾初七日第五號家信，并詩一首，具悉次日入關，考具皆齊矣。此時計已出關還家。余於初八日至河口，本擬由鉛山入關，進謁崇安，已拜疏矣。

光澤之賊，竄據江西，連陷灤溪、金溪、安仁三縣，即在安仁屯據。十四日派張凱章往剿，十五日余亦回駐弋陽。待安仁破滅後，余乃由灤溪、雲際關入閩也。

爾七古詩氣清而詞亦穩，余閱之忻慰！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耐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適、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讀熟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煨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籟也；無字句之詩，天籟也。解此者能使天籟人籟湊泊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

爾好寫字，是一好氣習。近日墨色不甚光潤，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以後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

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塗，皆略涉其涯溪，獨天文、算學、毫無一知，雖恆星五緯亦不識認，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

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爾若爲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

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恆星五緯，觀認尚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將來以之爲學，則手鈔羣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自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彌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以後窮經讀史，二者迭進。國朝大儒如顧闈、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亦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光陰難得，一刻千金。

以後寫安稟來營，不妨將胸中所見，簡編所得，馳聘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不宜太寥寥。此諭。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

十月十一日接爾安稟，內附隸字一册，廿四日接澄叔信，內附爾臨元教碑一册，王五及各長夫來具述家中瑣事甚詳。

爾信內言讀詩經注疏之法，比之前一信已有長進。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其惡處在確守故訓，失之穿鑿，其好處在確守故

訓，不參私見。釋「謂」為「勸」，尚不數見；釋「言」為「我」，處處皆然。蓋亦十口相傳之語，而不復顧文氣之不安。如伐木為文，王與友人入山，鴛鴦為明王交於萬物，與爾所疑。齋斯章解，同一穿鑿。朱自集傳一掃舊障，專在涵泳神味，虛而與之委蛇。然如鄭風諸什，注疏以為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為皆淫奔者，亦未必是。爾治經之時，無論看注疏，看朱傳，總宜虛心求之。其愜意者，則以硃筆識出，其懷疑者，則以另冊寫一小條，或多為辨論，或僅著數字。將來疑者漸晰，又記於此條之下。久久漸成卷帙，則自然日進。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為本朝之冠，皆自劄記得來。吾雖不及懷祖先生，而望爾為伯申氏甚切也。

爾問時藝，可否暫置，抑或他有所學。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適今者，莫如作賦。漢魏六朝之賦，名篇鉅製，俱載於文選。余嘗以西征蕪城及懷別等賦示爾矣。其小品賦，則有古賦、誡、小錄、律賦。則有本朝之吳毅人、顧耕石、陳秋勛諸家。爾若學賦，可於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賦或數千字，小賦或僅數十字，或對或不對，均無不可。此事比之八股文，略有興趣，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

爾所臨隸書，孔宙碑筆太拘束，不甚鬆活。想係執筆太近毫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余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故教爾趁早改之。元教碑墨氣甚好，可喜。郭二姻叔，嫌左肩太俯，右肩太聳。吳子序年伯，欲帶歸示其子弟。爾字姿於草書尤相宜，以後專習真草二種，篆隸置之可也。四體并習，恐將來不能一工。

余辭疾近日大愈，目光平平如故。營中各勇夫病者十分已好六七，惟尚未復元，不能拔營進剿。良深焦灼！

聞甲五日疾十愈八九，忻慰之至！

爾為下輩之長，須常常存簡樂育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況兄弟乎？臨三昆八係親表兄弟，爾須與之互相勸勉。爾有所知者，常常與之講論，則彼此并進矣。此諭。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建昌營次。

字諭紉澤。

二十五日寄一信，言讀詩經注疏之法。二十七日縣城二勇至，接爾十一日安稟，具悉一切。

爾看天文，認得恆星數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二十卷內，恆星圖最為明晰，曾繙閱否？國朝大儒於天文歷數之學，講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皆稱絕學。然皆不講占驗，但講推步。占驗者，觀星象雲氣以下吉凶。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測七政行度以定授時。史記律書、漢書律歷志是也。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簡而得要，心畫既肯究心此事，可借此書與之閱看。（五禮通考內有之。皇清經解內亦有之。）若爾與心畫二人，能略窺二者之端緒，則足以補余之闕憾矣。

四六落脚一字精法，另紙寫示（因接安微信，遂不開示）。

書至此，接趙克彰十五夜自桐城發來之信，溫叔及李迪庵方伯尚無確信，想已殉難矣。悲悼曷極！來信寄叔祖父封內，中有往六安州之信，尚有一線生機。

余官至二品，誥命三代，封妻蔭子，受恩深重，久已置死生於度外，且常恐無以對同事諸君於地下。溫叔受恩尚淺，早歲不獲一第，近年在軍，亦不甚得志。設有不測，實憾有窮期耶？

軍情變幻不測，春夏間方冀此賊指日可平，不圖七月有廬州之變，八九月有江浦六合之變，茲又有三河之大變，全局破壞，與咸豐四年冬間相似，情懷難堪，但願爾專心讀書，將我所好看之書，領略得幾分，我所講求之事，鑽研得幾分，則余在軍中心常自慰。爾每日之事，亦可寫日記，以便查核。

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

初一日接爾十二日一稟，得知四宅平安。

爾將有長沙之行，想此時又歸也。今庚申世，賀家氣象，日以凋耗。爾當常常寄信與爾岳母，以慰其意。每年至長沙走一二次，以解其憂。耦庚先生學問文章，卓絕流輩，居官亦愷惻慈祥，而家運若此，是不可解。爾輓聯尚穩妥。

詩經字不同者，余忘之。凡經文本本不合者，阮氏校勘記最詳。（阮刻十三經注疏，今年六月在岳州寄回一部，每卷之末，皆附校勘記。皇清經解中，亦刻有校勘記，可取閱也。）凡引經不合

者，段氏撰異最詳。（段茂堂有詩經撰異，書經撰異等者，俱刻於皇清經解中。）爾繙而校對之，則疑者明矣。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

日來接爾兩稟，知爾左傳注疏將次看完。三禮注疏，非將江慎修禮書綱目識得大段，則注疏亦殊難領會，爾可暫緩。即公穀亦可緩看。爾明春將胡刻文選細看一遍，一則含英咀華，可醫爾筆下枯澀之弊。一則吾熟讀此書，可常常教爾也。

沉叔及寅皆先生望爾作四書文極爲勤懇。余念爾庚申辛酉兩下科場，文章亦不可太醜，惹人笑話。爾自明年正月起，每月作四書文三篇，俱由家信內封寄營中。此外或作得詩賦策論，亦即寄呈。

寫字之中，鋒者用筆尖着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鋒者用筆毫之腹着紙，不倒於左，則倒於右。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爲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鋒時也。此諭。

咸豐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字諭紀澤

聞爾至長沙已逾月餘，而無稟來營，何也？少庚諒信百餘件，聞皆爾親筆寫之，何不發刻，或倩人幫寫，非謂爾宜自惜精力，蓋以少庚年未三十，情有差等，禮有隆殺，則精力亦不宜過竭耳。近

想已歸家度歲。

今年家中因溫甫叔之變，氣稔較之往年迥不相同。余因去年在家爭辦細事，與鄉里鄙人無異，至今深抱悔憾。故雖在外，亦惘然寡備。爾當體我此意，於叔祖各叔父母前，盡些愛敬之心，常存休戚一體之念，無懷彼此歧視之見。則老輩內外心器愛爾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日處日親，愈久愈敬。若使宗族鄉黨皆曰：『紀澤之量，大於其父之量。』則余欣然矣。

余前有信教爾學作賦，爾復稟並未提及，又有信言『涵養』二字，爾復稟亦未之及。嗣後我信中所論之事，爾宜一一稟復。

余於本朝大儒自顧亭林之外，最好高郵王氏之學。王安國以鼎甲官至尚書，諡文肅，正色立朝，生懷祖先生念孫，經學精卓，生王引之，復以鼎甲官尚書，諡文簡。三代皆好學深思，有漢韋氏唐顏氏之風。余自憾學問無成，有媿王文肅公遠甚，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爲伯申氏，則夢寐之際，未嘗須臾忘也。懷祖先生所著廣雅疏證、讀書雜誌，家中無之。伯申氏所著經義述聞、釋詞、臯清經解，內有之，爾可試取一閱，其不知者，寫信來問本朝窮經者皆精小學，大約不出段王兩家之範圍耳。

字諭紀澤

清豐九年三月初三日清明

三月初二日接爾二月廿日安稟，得知一切。內有賀丹籠先生稟志，字勢流美，天骨開張，覽之忻慰。惟問架間有太鬆之處，尚

當加功。大抵寫字祇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蹟，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數月，必與其摹本字相肖。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祇爲欠卻開架工夫，使爾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爐，亦爲開架欠工夫，有志莫遂。爾以後當從開架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開架與古人逼肖，而不日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

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開架，即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開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易法言、纂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練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代韓、幾於無篇、摹不摹、即韓歐、會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爾以後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仿，而後開架可立，則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使前信教爾暫不必看經義述聞，今爾此信言業看三本，如看得有些滋味，即一直看下去，不爲或作或輟，亦是好事。惟問禮儀禮、大戴禮、公穀爾雅、國語、太歲考等卷，爾向來未讀過。正文者則王氏述聞亦暫可不觀也。

爾思來營省親，甚好。余亦思爾來一見。婚期既定五月廿六日，三四月間自不能來。或七月晉省鄉武，八月底來營省親亦可。

身體雖弱，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磨鍊，苦心勞神，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沅甫叔向最羸弱，近日從軍，反得壯健，亦其證也。

贈伍崧生之君臣畫像乃俗本不可為典，奏摺稿當鈔一目錄付歸，餘詳諸叔信中。

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字諭紀澤兒

二十二日接爾稟并書譜，以示李少荃次青許仙屏諸公，皆極贊美。云爾『鈞聯頓挫純用孫過庭草法，而間架純用趙法，柔中寓剛，綿裏藏鍼，動合自然』等語，余聽之亦欣慰也。

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於初唐四家內，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因此以上窺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徑也。於中唐師李北海，而參以顏魯公與徐季海之沉著，此一徑也。於晚唐師蘇靈芝，此又一徑也。由虞永興以溯二王及晉六朝諸賢，世所稱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歐褚及魏北齊諸賢，世所稱北派者也。爾欲學書，須窺尋此兩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北派以魄力勝。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米蔡近於北派。趙子昂欲合二派而匯為一，爾從趙法入門，將來或趨南派，或趨北派，皆可不迷於所往。

我先大夫竹亭公少學趙書，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於字皆下苦功，沅叔天分尤高，爾若能光大先業，甚望甚望。

制藝一道，亦須認真用功。鄧瀛師名手也，爾作文，在家有鄧師批改，付營有李次青批改，此極難得千萬莫錯過了！

曾文正公家訓 卷上

付回趙書，楚國夫人碑，可分送三先生（汪易菴）二外甥及爾諸堂兄弟。又舊宣紙手卷，新宣紙橫幅，爾可學書譜，請徐柳臣一看此囑。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澤

前次於諸叔父信中，復示爾所問各書帖之目。鄉間苦於無書，然爾生今日，吾家之書業已百倍於道光中年矣。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止者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莊老曰國語曰離騷曰史記。一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本朝善讀古書者，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曾為爾屢言之矣。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志中所考訂之書，曰逸周書曰戰國策曰史記曰漢書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後漢書曰老莊曰呂氏春秋曰韓非子曰揚子曰楚辭曰文選凡十六種。又別著廣雅疏證一種。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曰易曰書曰詩曰周官曰儀禮曰大戴禮曰禮記曰左傳曰國語曰公羊曰穀梁曰爾雅凡十二種。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滿三十種也。

余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

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呈歲篤志爲學，恆思將此十餘書貫串精通，略作節記，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媿悔。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節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

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二十八種，凡家中所無者，爾可開一單來，余當一一購得寄回。

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其尤著者，不過顧閻（百詩）戴（東原）江（慎修）錢（辛楣）秦（味經）段（懋堂）王（懷祖）數人。而風會所扇，羣彥雲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凡有所見所聞，隨時稟知，余隨時諭答，較之當面問答，更易長進也。

咸豐九年五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爾作詩文，先宜講詞藻。欲求詞藻富麗，不可不分類鈔撮體面話頭。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穀人皆有手鈔詞藻小本，此衆人所共知者。阮文達公爲學政時，搜出童生夾帶，必自加細閱，如係親手所鈔，略有條理者，即予進學。如係請人所鈔，概錄陳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閎儒，則知文人不可無手鈔夾帶小本。

矣。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鈞元，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

爾去年鄉試之文，太無詞藻，幾不能敷衍成篇。此時下手工夫，以分類手鈔詞藻爲第一義。爾此次復信，即將所分之類，開列目錄，附稟寄來。分大綱子目，如倫紀類爲大綱，則君臣父子兄弟爲子目，王道類爲大綱，則井田學校爲子目。此外各門，可以類推。爾曾看過說文經義述聞二書，可鈔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類腋及子史精華淵鑑類函，則可鈔者尤多矣。爾試爲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學問之捷徑也。此諭。

咸豐九年六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接二十九三十號兩稟，得悉書經注疏看商書已畢。書經注疏頗庸陋，不如詩經之該博。我朝儒者如閣百詩姚姬傳諸公，皆辨別古文尙書之僞。孔安國之傳，亦僞作也。蓋秦燬書後，漢代伏生所傳歐陽及大小夏侯所習，皆僅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尙書者也。厥後孔安國家有古文尙書多十餘篇，遭巫蠱之事，未得立於學官，不傳於世。厥後張霸有尙書百兩篇，亦不傳於世。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尙書注，解亦不傳於世。至東晉梅賾始獻古文尙書，并孔安國傳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即今通行之本也。自吳才老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皆疑其僞，至閣百詩遂專著一書，以痛辨之名曰『疏證』。自是辨之者數十家人，人皆稱僞古文，僞孔氏也。日知錄中略著其原委。王西莊孫淵如江良辰

三家皆詳言之。(皇清經解中有江書不足觀。)此亦六經中大案不可不知也。

爾讀書記性平常，不此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編，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實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略記得矣。爾不必求記，却宜求個朗白。

沈先生講書，仍講講周易折中，余圈過之，通鑑暫不必講，恐汗壞耳。

爾每日起得早否？并問此論。

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黃州

字諭紀澤兒

接爾七月十三廿七日兩稟，并賦一篇，尚有氣勢。茲批出發還。

凡作文，末數句要吉祥；凡作字，墨色要光潤。此先大夫竹亭公常以教余與諸叔父者，爾謹記之，無忘祖訓。爾問各條，分別示知。

爾問五箴末句「敢告馬走」，凡箴以感箴爲最古（左傳襄公）其末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吾不敢直告之，但告其僕耳。揚子雲仿之作州箴，冀州曰「牧臣司冀，敢告在階」，揚州曰「牧臣司揚，敢告執籌」，荊州曰「牧臣司荆，敢告執御」，青州曰「牧臣司青，敢告執矩」，徐州曰「牧

臣司徐，敢告僕夫。余之「敢告馬走」，卽此類也。走，猶僕也。（見司馬遷任安書注，班固賓戲注。）朱子作敬箴曰「敢告靈臺」，則非僕御之類，於古人微有歧誤矣。凡箴以官箴爲本。此韓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屬，皆失本義，余亦相沿失之。

爾問看注疏之法，「書經文義奧衍，注疏勉強牽合」，二語甚有所見。左疏淺近，亦頗不免國朝如王西莊（鳴盛）孫淵如（星衍）江良庾（聲）皆注尚書，顧亭林（炎武）惠定宇（棟）王伯申（引之）皆注左傳，皆刻在皇清經解中。書經則孫注較勝，王江不甚足取。左傳則顧惠王三家俱精，王亦有書經，逃聞爾曾看過一次矣。大抵十三經注疏以三禮爲最善，詩疏次之，此外皆有醇有駁。爾既已看動數經，卽須立志全看一過，以期作事有恆，不可半途而廢。

爾問作字換筆之法，凡轉折之處，如「丁」之類，必須換筆，不待言矣。至並無轉折形迹，亦須換筆者，如以一橫言之，須有三換筆（末向上挑，所謂磔也；中折而下行，所謂波也；右向上行，所謂勒也；初入手，所謂直來橫受也。）以一直言之，須有兩換筆（一直橫入，所謂橫來直受也；上向左行，至中腹換而右行，所謂努也。）捺與橫相似，特末筆磔處更顯耳（磔波直入）撇與直相似，特末筆更撇向外耳（橫入掠停）凡換筆皆以小圈識之，可以類推。凡用筆須略帶欹斜之勢，如本斜向左，一換筆則向右矣；本斜向右，一換則向左矣。舉一反三，爾自悟取可也。

李春禮處，余擬送之八十金，若家中未先送，可寄信來。凡家中親友有慶弔事，皆可寄信，由警致情也。

咸豐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廿一日得家書，知爾至長沙一次，何不寄安稟來營？

婚期改九月十六，余甚喜慰。余老境侵尋，頗思將兒女婚嫁，

早早料理。

袁漱六親家患咯血疾，昨專人走松江看視。若得復元，吾即

思明春辦大女兒嫁事。袁鐵庵來我家時，爾稟問母親，可以吾意商之。

京中書到時，有胡刻通鑑一部，留家中講解，即將吾圈過一部，寄來營可也。又汲古閣初印五代史一部，亦寄來。皮衣等件，速寄來。吾買帖數十部，下次寄爾。此諭。

咸豐九年十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兒

接爾十九、二十九日兩稟，知喜事完畢，新婦能得爾母之歡，是卽家庭之福。

我朝列聖相承，總是真正卽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卽起。冬寒起坐，約一個時辰，始見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卽起，有事則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爾所及見者也。余近亦黎明卽起。

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爾既冠授室，當以早起爲第一先務，自力行之，亦率新婦力行之。

余生平坐無恆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逮辦理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志變化，尤無恆之大者，用爲內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恆』二字下手。

余昔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爾之容止甚輕，是一大弊病，以後宜時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

早起也有恆也，重也，三者皆爾最要之務。早起是先人之家法，無恆是吾身之大恥，不重是爾身之短處，故特諄諄戒之。

吾前一信，答爾所問者三條，一字中換筆，一敢告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頗詳。爾來稟何以并未提及？以後凡接我教爾之言，宜條條稟復，不可疏略。此外教爾之事，則詳於寄寅皆先生『看讀寫作』一緘中矣。此諭。

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初一日接爾十六日稟，澄叔已移寓新居，則黃金堂老宅，爾爲一家之主矣。

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

有喪必弔。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爲刻刻留心。故余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定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迷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

其誠修祭祀一端，則必須爾母隨時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飲食第一等好者，亦備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講究祭祀，縱然興旺，亦不久長。至要！至要！

爾所論看文選之法，不爲無見。吾觀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訓詁精確，二曰聲調鏗鏘。說文訓詁之學，自中唐以後，人多不講。宋以後，說經尤不明。故訓及至我朝，鉅儒始通小學。段茂堂、王懷祖兩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無不典雅精當。爾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則知眼前常見之字，凡唐宋文人誤用者，惟六經不誤。文選中漢賦亦不誤也。即以爾稟中所論『三都賦』言之，如『蔚若相如，儻若君平』，以『』字該括相如之文章，以『儻』字該括君平之道德。此雖不盡關乎訓詁，亦足見其下字之不苟矣。至聲調之鏗鏘，如『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碧出葦弘之血，鳥生柱字之魄』、『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鑿戎旅乎落屋之樓』等句，音響節奏，皆後世所不能及。爾看文選，能從此二者用心，則漸有入理處矣。

作梅先生想已到家，爾宜恭敬款接。沅叔既已來營，則無人

陪往益陽。聞胡宅專人至吾鄉迎接，即請作梅獨去可也。爾舅父牧雲先生身體不甚耐勞，即請其無庸來營。吾此次無信，爾先致吾意，下次再行寄信。此囑！

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二十七日劉得四到，接爾稟，所議論文選俱有所得，問小學亦有條理，甚以爲慰！

沅叔於二十七到宿松，初三日由宿至集賢關，將爾稟帶去矣。余不能悉記，但記爾問『種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辨論甚晰。種爲莠也（猶吾鄉言莠也，點也，插也），種爲後熟之禾，詩之『黍稷重穋』（七月閏宮）說文作『種穉』，種，正字也，重，段借字也。穋與穉異同字也。隸書以『種種』二字互易，今人於『耕種』概用『種』字矣。

吾於訓詁詞章二端，頗嘗盡心。爾看書若能通訓詁，則於古人之故訓大義，引伸段借，漸漸開悟，而後人承訛襲誤之習可改。若能通詞章，則於古人之文格文氣，開合轉折，漸漸開悟，而後人硬腔滑調之習可改。是余之所厚望也。

嗣後爾每月作三課：一賦，一古文，一時文，皆交長夫帶至營中，每月恰有三次長夫接家信也。

吾於爾有不放心者二事：一則舉止不甚重厚，二則文氣不甚圓適。以後舉止留心一『重』字，行文留心一『圓』字。至囑！

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十六日接爾初二日稟，并賦二篇，近日大有長進，慰甚！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無論古今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故吾前示爾書，專以一『重』字救爾之短，一『圓』字望爾之成也。

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漢麗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鮑（照）則更圓，進之沈（約）任（昉）則亦；門進之潘（岳）陸（機）則亦圓，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固）張（衡）崔（駟）蔡（邕）則亦圓，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誼）韋（錯）匡（衡）劉（向）則亦圓。至於馬遷相如子雲三人，可謂力趨險奧，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子長卿雲三人，憂憂獨造，力避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

爾於古人之文，若能從鮑江徐庾四人之圓，步步上溯，直窺卿雲馬韓四人之圓，則無不可讀之古文矣。即無不可通之經史矣。爾其勉之！余於古文之文，用功甚深，惜未能一一達之腕下，每歎然不怡耳！

江浙賊勢大亂，江西不久亦當震動，兩湖亦難安枕。余寸心坦坦蕩蕩，豪無疑怖。爾稟告爾母，儘可放心。人誰不死，祇求臨終心無愧悔耳。家中暫不必添起雜屏，總以安靜不動爲妙。

咸豐十年十月十六日

字諭紀澤紀鴻兒

澤兒在安慶所發各信，又在黃石磯湖口之信，均已接到。鴻兒所呈擬連珠體壽文，初七日收到。

余以初九日出營，至黟縣查閱各嶺，十四日歸營，一切平安。鮑超張凱章二軍自廿九初四獲勝後，未再開仗。揚軍門帶水陸三千餘人至南陵破賊四十餘營，拔出陳大富一軍。此近日最可喜之事！

英夷業已就撫，余九月六日，請帶兵北援一疏，奉旨無庸前往。余得一意辦東南之事，家中儘可放心！

澤兒看書天分高，而文筆不甚勁挺，又說話太易，舉止太輕。此次在祁門，爲日過淺，未將一『輕』字之弊除盡，以後須於說話走路時，刻刻留心。

鴻兒文筆勁健，可喜！此次連珠文，先生改者若干字？擬體襲何人主意？再行詳稟告我。

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逸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吃，至囑！

澄叔處此次未寫信，爾稟告之。

聞鄧世兄讀書甚有長進，頃閱賀壽之單帖壽稟，書法清潤。茲付銀十兩爲鄧世兄（汪匯）買書之資。此次未寫信寄寅階先生，前有信留明年教書，當收到矣。

咸豐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兒

十月廿九日接爾母及澄叔信，又棉鞋瓜子二包，得知家中各宅平安。

澤兒在漢口阻風六日，此時當已抵家。『舉止要重，發言要訥』，爾終身須牢記此二語，無一刻可忽也。

余日內平安。鮑張二軍亦平安。左軍廿二日在貴溪獲勝一次，廿九日在德興小勝一次，然賊數甚衆，尙屬可慮。普軍在建德賊以大股往撲，祇要左普二軍站得住，則處處皆穩矣。

澤兒字，天分甚高，但少剛勁之氣，須用一番苦工夫，切莫把天分自棄了。家中大小，總以起早爲第一義。

澄叔處此次未寫信，爾等稟之。

咸豐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會名球來，收爾十一月廿五日稟，知十五、十七，尙有兩稟未到。

爾體甚弱，咳吐鹹痰，吾尤以爲慮，然總不宜服藥。醫能活人，亦能害人。良醫則活人者之十七，害人者之十三，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鄉在外，凡目所見者，皆庸醫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來，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藥，亦不令爾服鄉醫所開之方藥。見理極明，故言之極切，爾其敬聽而遵行之。

每日飯後，走數千步，是養生家第一祕訣。爾每餐食畢，可至唐家鋪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歸來大約可三千餘步。三個月後，必有大效矣。

猜看完後漢書，須將通鑑看一遍。即將京中帶回之通鑑仿照余法用筆點過可也。

爾走路近略重，否說話略鈍，否千萬留心。此諭。

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臘月廿九日接爾一稟，係十一月十四日送家信之人帶回。又由沅叔處送到爾初歸時二信，慰悉。

霞仙先生之令弟仙逝，余於近日當寫唁信，並寄奠儀。爾當先去吊唁。

爾問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氣爲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麤處全在造句，選字也。

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爲第一，揚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於人事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

爾問敘事誌傳之文，難於行氣，是殊不然。如昌黎曹成王碑、韓許公碑、固屬千奇萬變，不可方物，卽盧夫人之銘、女學之誌、

寥寥，亦復雄奇崛強。爾試將此四篇熟看，則知二大二小，各種其妙矣。

爾所作雪賦，詞意頗古雅，惟氣勢不暢，對仗不工。兩漢不尚對仗，潘陸則對矣，江鮑庾徐則工對矣。爾宜從對仗上用工夫。此囑！

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十四日

字諭紀澤

爾求鈔古文目錄，下次即行寄歸。爾寫字筆力太弱，以後即常摹柳帖亦好。家中有柳書元祿塔琅碑西平碑各種，爾可取琅那碑日臨百字，摹百字，臨以求其神氣，摹以儆其間架。每次家信內，各附數紙送閱。

左傳注疏閱畢，即閱看通鑑，將京中帶回之通鑑，做我手校本，將目錄寫於面上。其去秋在營帶去之手校本，便中仍當寄送祁門，余常思繡閱也。

爾言鴻兒爲鄧師所賞，余甚欣慰。鴻兒現閱通鑑，爾亦可時時教之。

爾看書天分甚高，作字天分甚高，作詩文天分略低。若在十五六歲時，教導得法，亦當不止於此。今年已廿三歲，全靠爾自己扎掙發憤，父兄師長不能爲力。作詩文是爾之所短，即宜從短處痛下工夫。看書寫字，爾之所長，即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說話宜重，常常記憶否？

余身體平安，告爾母放心。

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正月十四日發第二號家信，亮已收到。

日內祁門尚屬平安。鮑春霆自初九日在洋塘獲勝後，即追賊至彭澤。官軍駐牯牛嶺，賊匪據下閣坡，與之相持，尚未開仗。日內雨雪泥濘，寒風凜冽，氣象殊不適人意。偽忠王李秀成一股，正月初五日圍玉山縣，初八日圍廣豐縣，初十日圍廣信府，均經官軍竭力堅守，解圍以去。現竄鉛山之吳坊、陳坊等處，或由金溪以竄撫建，或徑由東鄉以撲江西省城，皆意中之事。余囑劉養素等堅守撫建，而省城亦預籌防守事宜。祇要李逆一股，不甚擾江西腹中，黃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鎮等，三四月間，安慶克復，江北可分兵來助南岸，則大局必有轉機矣。目下春季，必尚有危險迭見，余當謹慎圖之，泰然處之。

余身體平安，惟齒痛時發。所選古文，已鈔目錄寄歸。其中有未注明名氏者，爾可查出補注，大約不出百三名家全集及文選古文辭類纂三書之外。

爾問左傳解詩書易與今解不合，古人解經，有內傳，有外傳。內傳者，本義也。外傳者，旁推曲引，以盡其餘義也。孔子繫易，小象則本義爲多，大象則餘義爲多。孟子說詩，亦本子貢之因貧富而悟切磋子夏之因素絢而悟禮後，亦證餘義處爲多。韓詩外傳盡

餘義也。左傳說經，亦以餘義立言者多。

袁庚生之二百金，余去年曾借松江二百金送李仙九先生，此項祇算還袁宅可也。樹棠先生送爾三百金，余當面言祇收百金，爾寫信寄營酬謝言「受一璧二」云云。余在營中備二百金，並爾信函交馮可也。

此字並送澄叔一閱，此次不另作書矣。

咸豐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紀鴻兒

得正月廿四日信，知家中平安。

此間軍事，自去冬十一月至今，危險異常，幸皆化險爲夷。目下惟左軍在景德鎮一帶，十分可危，餘俱平安。余將以十七日移駐東流建德。

付回銀八兩，爲我買好茶葉，陸續寄來。

下手竹茂盛，屋後山內仍須栽竹，復吾父在日之舊觀。余七年在家芟伐各竹，以倒廳不光明也。乃芟後而黑暗如故，至今悔之，故囑爾重栽之。

『勞』字『謙』字常常記得否？

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紀鴻兒

接二月廿三日信，知家中五宅平安，甚慰！甚慰！余以初三日至休寧縣，即聞景德鎮失守之信。初四日寫家

書託九叔處寄湘，即言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然猶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條生路。初五日進攻，強中湘前等營，在西門挫敗一次，十二日再行進攻，未能誘賊出仗，是夜二更，賊匪偷營，劫村，強中湘前等營大潰。凡去廿二營，其挫敗者八營（強中三營，老湘三營，湘前一震字一），其幸而完全無恙者十四營（老湘六營，三禮二親兵一峯二），與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賊偷湖口水營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營較多，以尋常兵事言之，此尙爲小挫，不甚傷元氣。目下堡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大震動。所盼望者，左軍能破景德鎮樂平之賊，鮑軍能從湖口迅速來援，事或略有轉機，否則不堪設想矣！

余自從軍以來，即懷見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隔下，渝我初志，失信於世，起復再出，意尤堅定。此次若遂不測，毫無牽戀，自念貧窶無知，官至一品，壽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權，忝竊萬分，夫復何憾？惟古文與詩二者，用力頗深，探案頗苦，而未敢介然用之，獨闢康莊，古文尤確有依據。若遽先朝露，則寸心所得，遂成廣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淺，而近年亦略有入處，三者一無所成，不無耿耿！

至行軍本非余所長。兵貴奇而余太平，兵貴詐而余太直，豈能辦此滔天之賊？即前此屢有克捷，已爲僥倖，出於非望矣。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鍼氈，所差不負吾心，不負所學。

者，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近來閱歷愈多，深諳督師之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作官。

吾教子弟，不離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讀古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養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治家以不晏起為本；居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則專重『孝』字。其少壯敬親，暮年愛親，出於至誠，故吾纂家誌，僅敘一事。吾祖星岡公之教人，則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實，早掃，書蔬，魚豬。』三者曰：僧巫，日地，仙日醫藥，皆不信也。處茲亂世，銀錢愈少，則愈可免禍；用度愈省，則愈可養福。爾兄弟奉母，除『勞』字『儉』字之外，別無安身之法。吾當軍事，極危，輒將此二字可囑一編，此外亦別無遺訓之語。爾可稟告諸叔及爾母無忘。

咸豐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東流縣

字諭紀澤

三月三十日建德途次接澄侯弟在永豐所發一信，并爾將去省時在家所留之稟。爾到省後所寄一稟，却於廿八日先到也。

余於廿六日自祁門拔營起行，初一日至東流縣。鮑軍七千餘人，於廿五日自景德鎮起行，三十日至下隅坡，因風雨阻滯，初三日始渡江，即日進援安慶。大約初八九可到。沅弟季弟在安慶穩守十餘日，極為平安。朱雲巖帶五百人，廿四自祁門起行，初二

日已至安慶，助守營濠，家中儘可放心。

此次賊救安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則破黃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隨州，雲夢，黃梅，蘄州等屬。江西則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豐等屬。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賊之善於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遑與之爭得失，轉旋之機，祇一二月可決耳。

鄉間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類多興旺；晏起無蔬之家，類多衰弱。爾可於省城菜園中，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或二人亦可。其價若干，余由營中寄回。此囑。

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六月廿日，唐介科回營，接爾初三日稟，并澄叔一函，具悉一切。

今年彗星出於『北斗』與『紫微垣』之間，漸漸南移，不數日而退出『右輔』與『搖光』之外，並未貫『紫微垣』，亦未犯『天市』也。占驗之說，本不足信。即有不祥，或亦不大為害。省雇園丁來家，宜廢田一二坵，用為菜園。吾現在營，課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餘寬。務使芸草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滄。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滌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滄終歲引水長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一家園土，有

限，斷無橫溝，而直溝則不可少。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我家開此風氣，將來荒山曠土，盡可開墾，種百穀雜蔬之類。如種茶亦獲利極大。吾鄉無人試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試種之。

爾前問說文中逸字，今將貴州鄧子尹所著二卷寄爾一閱。渠所補一百六十五字，皆許書本有之字，而後世脫失者也。其子知同，又附考三百字，則許書本無之文，而他書引說文有之，知同辨爲不當有者也。爾將鄭氏父子書細閱一遍，則知叔重原有之子，被傳寫逸脫者，實已不少。

紀渠姪近寫篆字，甚有筆力，可喜！可慰！茲圈出付回。爾須教之，認熟篆文，并解明偏旁本意。渠姪湘姪要大字橫匾，余即日當寫就付歸。壽姪亦當付一匾也。家中有李少溫篆帖三墳記，栖先塋記，亦可尋出呈澄叔一閱。澄弟作篆字，間架太散，以無帖意故也。鄧石如先生所寫篆字，西銘弟子職之類，永州楊太守新刻一套，爾可求郭意誠姻叔榻一二分，俾家中寫篆者有所摹仿。

家中有褚書、西安聖教、同州聖教，爾可尋出寄營。王聖教亦寄來一閱，如無裱者，則不必寄也。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京中一分，江西一分，想俱在家，可寄一部來營。

余瘡疾略好，而辦大作，手不停爬。幸飲食如常。安慶軍事甚好，大約可克復矣。此次未寫信與澄叔，爾將此呈閱，并問澄弟近好。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爾前寄所臨書譜一卷，余比途徐柳臣先生處，請其批評。初七日接渠回信，茲寄爾一閱。十三日晤柳臣先生，渠盛稱爾草字可以入古，又送爾扇一柄，茲寄回。劉世兄送西安聖教，茲與手卷并寄回，查收。

爾前用油紙摹字，若常常爲之，間架必大進。歐虞顏柳四大家，是詩家之李杜，韓蘇天地之日星，江河也。爾有志學書，須窺尋四人門徑，至！至！至！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前接來稟，知爾鈔說文，閱通鑑，均尚有恆，能耐久坐，至以爲慰！

去年在營，余教以看讀寫作四者，闕一不可。爾今閱通鑑，算「看」字工夫，鈔說文，算「讀」字工夫，尚能臨帖否？或臨書譜，或用油紙摹歐柳楷書，以藥爾柔弱之體，此「寫」字工夫，必不可少者也。爾去年曾將文選中零字碎錦，分類纂鈔，以爲屬文之材料，今尙照常摘鈔否？已卒業否？或分類鈔文選之詞藻，或分類鈔說文之訓詁，爾生平作文太少，卽以此代「作」字工夫，亦不可少者也。爾十餘歲至二十歲，虛度光陰，及今將「看讀寫作」四字，逐日無間，尙可有成。

爾語言太快，舉止太輕，近能力行『遲』『重』二字以改救否？

此間軍事平安。援賊於十九日廿一日撲安慶後濠，均經擊退；廿二日自巳刻起至五更止，猛撲十一次，亦竭力擊退。從此當可化險為夷，安慶可望克復矣。

余癱疾未愈，每日夜手不停爬，幸無他病。皖南有左張，江西有鮑，均可放心。目下惟安慶較險，然過廿二之風波，當無慮也。

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八月廿日胡必達謝榮鳳到，接爾母子及澄叔三信，並漢魏百三家聖教序三帖，廿二日譚在榮到，又接爾及澄叔二信，具悉一切。

蔡迎五竟死於京口江中，可異！可憫！茲將此口糧三兩補去外，以銀廿兩賑卹其家。朱運四先生之母仙逝，茲寄去奠儀銀八兩。蕙姑娘之女一貞，於今冬發嫁，茲付去奩儀十兩，家中可分別妥送。

大女兒擇於十二月初三日發嫁，袁家已送期來否？余向定妝奩之資二百金，茲先寄百金回家，製備衣物，餘百金俟下次再寄。其自家至袁家途費，暨十六姪女出嫁奩儀，均俟下次再寄也。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為

要義。衣服不宜多製，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絢爛。爾教導諸妹，教聽父訓，自有可久之理。

牧雲舅氏書院一席，余已函託安雲中丞。沅叔告假回長沙，當面再一提，當無不成。

余身體平安，廿一日成服哭臨，現在三日已畢。瘡尚未好，每夜搔痒不止，幸不甚為害。滿叔近患瘧疾，廿二日全愈矣。

此次未寫澄叔信，爾將此呈閱。

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接爾八月十四日稟，并日課一單，分類目錄一紙。日課單批明發還。目錄分類，非一言可盡。大抵有一種學問，即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鈔之法。若從本原論之，當以爾雅為分類之最古者。天之星辰，地之山川，鳥獸草木，皆古聖賢人辨其品彙，命之以名。書所稱『大禹主名山川』禮所稱『黃帝正名百物』是也。

物必先有名而後有是字，故必知命名之原，乃知文字之原。舟車弓矢，俎豆鐘鼓，日用之具，皆先王制器以利民用，必先有器而後有是字，故又必知制器之原，乃知文字之原。君臣上下，禮樂兵刑賞罰之法，皆先王立事以經綸天下，或先有事而後有字，或先有字而後有事，故又必知萬事之本，而後知文字之原。此三者物最初，器次之，事又次之。三者既具，而後有文詞。

爾雅一書，如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草、釋鳥、獸、蟲、魚、物之屬也。釋器、釋宮、釋樂、器之屬也。釋親、事之屬也。釋詁、釋訓、釋言、文詞之屬也。

爾雅之分類，惟屬事者最略；後世之分類，惟屬事者最詳。事之中又判爲兩端焉：曰虛事，曰實事。虛事者，如經之三禮、馬之八書、班之十志，及三通之區別、門類是也。實事者，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類纂記，如事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及我朝淵鑑類函、子史精華等書是也。

爾所呈之目錄，亦是鈔摘實事之象，而不如子史精華中目錄之精當。余在京藏子史精華，溫叔於廿八年帶回，想尙在白玉堂。爾可取出核對，將子目略爲減少。後世人事日多，史冊日繁，摘類書者事多而器物少，乃勢所必然。爾即可照此鈔去，但期與子史精華規模相仿，卽爲善本。其末附古語鄙語，雖未必無用，而不如徑摘鈔說文、訓詁、庶與爾雅首三篇相近也。

余亦思仿爾雅之例，鈔纂類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特患年齒已衰，軍務少暇，終不能有所成。或余少引其端，爾將來繼成之可耳。

余身體尙好，惟瘡久不愈。沅叔已拔營赴廬江，無爲州，一切平安。

胡宮保仙逝，是東南大不幸事，可傷之至！紫兼毫管中無之。茲付筆廿枝，印章一包，查收。藍格本下次

再付。

澄叔處尙未寫信，將此塗闕。

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昨見爾所作說文分韻解字凡例，喜爾今年甚有長進，固請莫君指示錯處。

莫君名友芝，字子偲，號邵亭，貴州辛卯舉人，學問淹雅。丁未年在琉璃廠與余相見，心敬其人。七月來營，復得嚶談。其學於考據詞章二者，皆有本原，義理亦踐修不苟。茲將渠批訂爾所作之凡例寄去，余亦批示數處。

又寄銀百五十兩，合前寄之百金，均爲大女兒于歸之用。以二百金辦器具，以五十金爲程儀。家中切不可另籌銀錢，過於奢侈。遭此亂世，雖大富大貴亦靠不住。惟『勤儉』二字可以持久。又寄丸藥二小瓶與爾母服食。

爾在家常能早起否？諸弟妹早起否？說話遲鈍，行路厚重，否？宜時時省記也。

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初四日接爾二十六號稟，所刻心經，微有西安聖教筆意。總要養得胸次博大活潑，此後更常有長進也。

爾去年看詩經注疏已畢否？若未畢，自當補看，不可無恆耳！

講通鑑即以我過筆者講之，亦可。將來另購一部，爾照我之樣過筆一次可也。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接沅叔信，知二女喜期，陳家擇於正月八日入贅。澄叔欲於鄉間另備一屋，余意即在黃金堂成禮，或借曾家塋頭行禮，三朝後仍接回黃金堂。想爾母子與諸叔已有定議矣。

茲寄回銀二百兩為二女奩資，外五十金為酒席之資，俟下次寄回。（亦於此次寄矣。）

浙江全省皆失，賊勢浩大，迥異往時氣象。鮑軍在青陽，亦因賊眾兵單，未能得手。徽州近又被圍，余任大責重，憂悶之至！

瘡癬並未少減，每當痛痒極苦之時，常思與爾母子相見。因賊氛環逼，不敢遽接家眷。又以羅氏女須嫁，紀鴻須出考，且待明春察看如賊賊少衰，安慶無虞，則接爾母帶紀鴻來此一行。爾夫婦與陳塔在家照料一切。若賊氛日甚，則仍接爾來此一行。明年正二月再有准信。

紀鴻縣府各考，均須鄧師親送。澄叔前言紀鴻至書院讀書，則斷不可。

前蒙恩賜遺念衣一冠，一搬指，一表，茲用黃箱送回。（宜宗遺念衣一玉佩一，亦可藏此箱內。）敬謹尊藏。此囑！

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正月十三、四，連接爾十二月十六、二十四兩稟，又得澄叔十二月廿二日一緘，備悉一切。

爾詩一首，閱過發回。爾詩筆遠勝於文筆，以後宜常常為之。余久不作詩而好讀詩，每夜分輒取古人名篇，高聲朗誦，用以自娛。今年亦當間作二三首，與爾曹相和答，仿蘇氏父子之例。

爾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駿，大約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

余所選十八家詩，凡十厚冊，在家中，此次可交來丁帶至營中。

爾要讀古詩，漢魏六朝，取余所選曹阮陶謝鮑六家，專心讀之，必與爾性質相近。至於開拓心胸，擴充氣魄，窮極變態，則非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不足以盡天下古今之奇觀。爾之性質，雖與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將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實六經外之鉅製，文字中之尤物也！

爾於小學，竊有所得，深用為慰！欲讀周漢古書，非明於小學，無可問津。余於道光末年，始好高郵王氏父子之說，從事或行，未能卒業，冀爾竟其緒耳。

余身體尚可支，惟持公事太多，每易積壓，辭痒迄未甚愈。家中案用銀錢甚多，其最要緊者，余必付回。

京報在家不知係報何喜，若節制四省，則余已兩次疏辭矣。

此等空空體面，豈亦有喜報耶？

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二月十三日接正月二十三日來稟，并澄叔一信，知五宅平安。二女正月二十日喜事，諸凡順遂，至以為慰。

此間軍事如恆，徽州解圍後，賊退不遠，亦未再來犯。左中丞進攻安以爲攻嚴州保衢州之計，鮑春霆頓兵青陽，近未開仗。洪叔在三山夾收降卒三千人，編成四營。沉叔初七日至漢口，十五後當可抵皖。李希帥初九日至安慶，三月初赴六安州。多禮堂進攻廬州，賊堅守不出。上海屢次被賊撲犯，洋人助守，尙幸無恙。余身體平安，今歲間能成寐，爲近年所僅見。惟聖眷太隆，責任太重，深以爲危。知交有識者，亦皆代我危之。祇好刻刻謹慎，存一臨深履薄之想而已！

今年縣考在何時？鴻兒赴考，須請寅師往送。寅師父子一切盤費，皆我家供應也。

同治元年三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三月十三日接爾二月二十四日安稟，并澄叔信，具悉五宅平安。

爾至葛家送親後，又須至瀏陽送陳堵夫婦，又須趕回黃宅送親，又須接辦羅氏女喜事。今年春夏，爾在家中比余在營更忙。

然古今文人學人，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其身莫不有世態冷暖之櫻其心。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炎涼之狀不接於目，衣食之謀不繫於懷，雖奔走煩勞，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

爾母咳嗽不止，其病當在肺家。茲寄去好參四錢五分，高麗參半斤，好者如試之有效，當託人到京再買也。

余近久不吃丸藥，每月兩逢節氣，服歸脾湯三劑。邇來渴睡甚多，不知是好是歹。

軍事平安。鮑公於初七日在銅陵獲一大勝仗。少荃坐火輪船於初八日赴上海，其所部六千五百人當陸續載去。希菴亦派救潁州之兵，潁郡於初五日解圍。

第三女於四月廿二日于歸羅家，茲寄去銀二百五十兩，查收。餘不詳。即呈澄叔一閱，此囑。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連接爾十四廿二日在省城所發稟，知二女在陳家，門庭雍睦，衣食有資，不勝欣慰！

爾累月奔馳酬應，猶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日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養畜，日見其大而不覺耳。爾之短處，在言語欠鈍，舉止欠端重，看書能深入而作文

不能靜燥。若能從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進，之以猛持，之以恆，不過一二年，自爾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崢嶸雄快之氣，則業進矣。

爾前作詩，差有端緒，近亦常作否？李杜韓蘇四家之七古，驚心動魄，曾涉獵及之否？

此間軍事，近日極得手。鮑軍連克青陽石埭太平涇縣四城，沅叔連克巢縣和州含山三城，暨銅城閭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滿叔連克繁昌南陵二城，暨魯港一隘。現仍穩慎圖之，不敢驕矜。

余近日瘡癩大發，與去年九月相等。公事叢集，竟日忙冗，尙多積閣之件。所幸飲食如常，每夜安眠，或二更三更之久，不似往昔徹夜不寐，家中可以放心。

此信并呈澄叔一閱，不另致也。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紀鴻

今日專人送家信，甫經成行，又接王輝四等帶來四月初十之信，爾與澄叔各一件，藉悉一切。

爾近來寫字總失之薄弱，骨力不堅勁，墨氣不豐腴，與爾身體向來『輕』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爾當用油紙摹顏字之郭家廟柳字之瑯琊碑元祕塔以藥其病。日日留心，專從『厚重』二字上用功，否則字質太薄，即體質亦因之更輕矣。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之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好吃烟，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

爾於『厚重』二字，須立志變改，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即丹也。此囑！

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接爾四月十九日一稟，得知五宅平安。

爾說文將看畢，擬先看各經注疏，再從事於詞章之學。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於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著錄最多。余於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於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爾於小學既粗有所見，正好從詞章上用功。說文看畢之後，可將文選細讀一過，一面細讀，一面鈔記，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訓，不手鈔則不能記，不摹仿則不慣用。

自宋以後，能文章者，不通小學。國朝諸儒通小學者，又不能文章。余早歲窺其門徑，因人事太繁，又久歷戎行，不克卒業。至今用為疾憾。爾之天分長於看書，短於作文。此道太短，則於古書之

用意行氣，必不能得看諳當。目下宜從短處下工夫，專肆力於文選手鈔及摹仿二者，皆不可少。待文筆稍有長進，則以後詰經讀史，事事易於著手矣。

此間軍事平順。沅季兩叔，皆直逼金陵城下。茲將沅信二件，寄家一閱。惟沅季兩軍，進兵太銳，後路蕪湖等處空虛，頗爲可慮。余現籌兵補此瑕隙，不知果無疎失否。

余身體平安，惟公事日繁，應復之信，積閣甚多，餘件尙能料理，家中可以放心。

此信送澄叔一閱。

余思家鄉茶葉甚切，迅速付來爲要。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二十日接家信，係爾與澄叔五月初二日所發，廿二又接澄侯衡州一信，具悉五宅平安，三女嫁事已畢。

爾言極以資培爲慮，余亦不料其遽爾學壞至此。余卽日常作信教之，爾等在家，却不宜過露痕蹟。人所以稍顧體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惰鄙棄，業已露出，則索性蕩然無恥，拼棄不顧，甘與正人爲仇，而以後不可救藥矣！我家內外大小，於袁培處禮貌均不可疏忽。若久不悛改，將來或接至皖營，延師教之亦可。大約世家子弟，錢不可多，衣不可多，事雖至小，所關頗大。

此間各路軍事平安，多將軍赴援陝西，沅季在金陵孤軍無

助，不無可慮。湖州於初三失守，鮑攻寧國，恐難速克。安徽亢旱，頃間三日大雨，人心始安。穀卽在長沙採買，以後澄叔不必里心。此次不另寄澄信，爾稟告之此囑。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字諭紀鴻：

前聞爾縣試幸列首選，爲之欣慰！所寄各場文章，亦皆清潤大方。

昨接易芝生先生十三日信，爾已到省。城市繁華之地，爾宜在寓中靜坐，不可出外游戲徵逐。

茲余函商郭意城先生，在於東征局發銀四百兩，交爾在省爲進學之用。印卷之費，向例兩學及學書共三分，爾每分宜送錢百千。鄧寅師處謝禮百兩，鄧十世兄處送銀十兩，助渠買書之資。餘銀數十兩，爲爾零用，及略添衣物之需。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質，則難望有成。吾忝爲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願爾等常守此儉樸之風，亦惜福之道也。其照例應用之錢，不宜過高（謝廩保二十千，賞號亦略豐）。謁聖後拜客數家，卽行歸里。今年不必鄉試，一則爾工夫尙早，二則恐體弱難耐勞也。此諭。

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曾代四王飛四先後來營，接爾二十日、二十六日兩稟，具悉五宅平安。

和張邑侯詩，音節近古，可慰！可慰！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謝眺一種沖淡之味和諧之音，亦天下之至樂，人間之奇福也！

爾既無志於科名祿位，但能多讀古書，時時哦詩作字，以陶寫性情，則一生受用不盡。第宜束身圭璧，法王羲之陶淵明之襟韻，瀟灑則可，法嵇阮之放蕩名教，則不可耳！

希庵丁艱，余即在安慶送禮，寫四兄弟之名，家中似可不另送禮。或鼎三姪另送禮物，亦無不可。然祇可送祭席帷幃之類，銀錢則斷不必送。爾與四叔父六嬸母商之。希庵到家之後，我家須有人往弔，或四叔或爾去皆可，或目下先去亦可。

近年以來，爾兄弟讀書，所以不甚耽擱者，全賴四叔照料大事，朱金權照料小事。茲寄回鹿茸一架，袍褂料一付，寄謝四叔。麗參三兩，銀十二兩，寄謝金權。又袍褂料一付，補謝寅皆先生。爾一妥送。

家中賀喜之客，請金權恭敬款待，不可簡慢。至要！至要！賢五先生請余作傳，稍遲寄回。此次未寫覆信，爾先告之。

家中有殿板職官表一書，余欲一看，便中寄來鈔本國史文苑。儒林傳尚在否？查出稟知此囑。

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接爾七月十一日稟，并澄叔信，具悉一切。鴻兒十三日自省起程，想早到家。

此間諸事平安。沅季二叔在金陵亦好，惟疾瘦頗多。前建清離後，又陳龍鏗獅子諸戲，仿古大攤之禮，不知少愈否？

鮑公在寧國招降童容海一股，收用者三千人，餘五萬人，悉行遣散，每人給錢一千。鮑公辦妥此事，即由高淳東壩會剿金陵。希帥由六安回省，初三已到。久病之後，加以憂戚，氣象黑瘦，咳嗽不止，殊為可慮。本日接奉諭旨，不准請假回籍，賞銀八百兩。

飭地方官照料。聖恩高厚，無以復加。而希帥思歸極切，觀其病象，亦非回籍靜養，斷難痊愈。渠日內擬自行具摺陳情也。

爾所作擬莊三首，能識名理，兼通訓詁，甚慰！甚慰！余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而在軍鮮暇，未嘗偶作一吐胸中之奇。爾若能解漢書之訓詁，參以莊子之談詭，則余願償矣。至行氣為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昌黎之侃強，尤為行氣不易之法。爾宜先於韓公侃強處揣摩一番。

京中帶回之書，有謝秋水集（名文游國初南豐人）可交來人帶營一看。

澄叔處未另作書，將此呈閱。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日內未接家信，想五宅平安為慰。

此間近狀如常，各軍士卒多病，迄未少愈。甘子大至，齊國一行，歸卽一病不起。許吉齋座師之世兄，名敬身，號藻卿者，遠來訪我，亦數日物故。幸楊鮑兩軍門皆有轉機，張凱章聞亦少瘳。三公無他故，則大局尙可爲也！

沅叔營中病者亦多。沅意欲奏調多公一軍回援金陵。多公在秦，正當緊急之際，焉能東旋？且沅季共帶二萬餘人，僅保營盤，亦無講援之理。惟祝病卒漸愈，禁得此次風浪，則此後事成坦途矣。

李希庵於閏八月廿三日安慶開行，奔喪回里。唐義渠卽於是日到皖。兩公於余處皆以長者之禮見待，公事毫無掣肘。余亦推誠相與，毫無猜疑。皖省吏治，或可漸有起色。

余近日癯疾復發，不似去秋之甚。眼蒙則逐日增劇，夜間幾不復能看字。老態相催，固其理也！

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接爾閏月稟，知澄叔尙在衡州未歸，家中五宅平安，至以爲慰！

其間連日惡風驚浪，僞忠王在金陵苦攻十六晝夜，經沅叔多方堅守，得以保全。僞侍王初三四亦至。現在金陵之賊，數近二十萬。業經守二十日，或可化險爲夷。茲將沅叔初九十與我二信寄歸外，又有大夫第信一慰家人之心。

鮑春霆移紮距甯郡城二十里之高祖山，雖病弃太多，十分可危。然凱軍在城主守，春霆在外主戰，或足禦之。惟甯國縣城於初六日失守，恐賊猛撲徽州旌德祁門等城，又恐其由間道逕窺江西，殊可深慮！

余近日憂灼，迥異尋常氣象，與八年春間相類。蓋安危之機，關係太大，不僅爲一己之身名計也。但願沅、兩處倖保無恙，則他處尙可徐徐補救。

此信送澄叔一閱，不詳。

同治元年十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旬日未接家信，不知五宅平安如常否？

此間軍事，金柱關蕪湖及水師各營，已有九分穩固可靠。金陵沅叔一軍，已有七分可靠。甯國鮑張各軍，尙不過五分可靠。

此次風波之險，迥異常。余憂懼太過，似有怔忡之象。每日無論有信與無信，寸心常若皇皇無主。前次專慮金陵沅季大營，或有疎失，近日金陵已穩，而憂惶戰慄之象，不爲少減。自是老年心血虧損之症，欲爾再來營中看視，父子團聚一次，一則或可少解怔忡病症，二則爾之學問亦可稍進。或今冬起行，或明年正月起行，稟明爾母及澄叔行之。

爾在此住數月歸去，再令鴻兒來此一行。寅皆先生明年定在大夫第教書，鴻兒隨之受業。金二外甥有志向學，爾可帶之來。

餘詳日記中此諭

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十月初十日接爾信與澄叔九月廿日縣城發信具悉五宅平安；希庵病亦漸好，至以為慰！

此間軍事金陵日就平穩，不久當可解圍。沅叔另有二信，余不贅告。鮑軍日內甚為危急，賊於濶江渡過河西，梗塞營糧路。霆軍當士卒大病之後，布置散漫，衆心頗怨，深以為慮。鮑若不支，則張凱章困於寧國鄂城之內，亦極可危。如天之福，寧國亦如金陵之轉危為安，則大幸也！

爾從事小學說文行之不倦，極慰！極慰！小學凡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說文為宗，古書惟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開生面，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參觀。言訓詁者，以爾雅為宗，古書惟郭注邢疏至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王懷祖之廣雅疏證郝蘭之爾雅義疏皆稱不朽之作。言音韻者，以唐韻為宗，古書惟廣韻集韻至本朝而顧氏音學五家乃為不刊之典，而江慎修戴東原段茂堂王懷祖孔巽軒江晉三諸作亦可參觀。爾欲於小學鑽研古義，則三宗如顧江段邵郝王六家之書，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

余近日心緒極亂，心血極虧，其慌忙無措之象，有似成豐八年春在家之時而憂灼過之。甚思爾兄弟來此一見，不知爾何日

可來營省視，仰觀天時，默察人事，此賊竟無能平之理。但求全局不遭決裂，余能速死而不為萬世所痛罵，則幸矣！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紀鴻

日內未接家信，想五宅平安。

此間軍事金陵於初五日解圍，營中一切平安，惟滿叔有病未愈。目下危急之處有三：一係寧國鮑張兩軍糧路已斷外無援兵，一係旌德朱品隆一軍被賊圍撲，糧米亦缺，一係九洲之賊竄過北岸，恐李世忠不能抵禦。大約此三處者，斷難倖全。

余兩月以來，十分憂灼，牙疼殊甚，心緒之惡，甚於八年春在家，十年春在祁門之狀。爾明年新正來此，父子一敘，或可少紓憂懼。

爾近日走路，身體略覺厚重，否說話略覺遲鈍否？鴻兒近學作試帖詩，袁氏塔近常在家否？爾若來此，或帶袁塔與金二外甥同來，亦好。

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廿九接爾十月十八在長沙所發之信，十一月初一又接爾初九日一稟，并與左鏡和唱酬詩及澄叔之信，具悉一切。

爾詩胎息近古，用字亦皆的當，惟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雖文選韋孟以後諸作，亦復爾雅有餘，精光不足。揚子雲之州

篇百官徽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淵淵之聲。余生平於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著文、進學解、窮文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響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銘詞，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聖德各四言詩，亦皆於奇崛之中，迸出聲光。其要不外意義層出，筆仗雄拔而已。韓公而外，則班孟堅、漢書敘傳一篇，亦四言之最雋雅者。爾將此數篇熟讀成誦，則四言之道自有悟境。

鏡和詩雅潔清潤，實爲吾鄉罕見之才，但亦少奇矯之致。凡詩文欲求雄奇矯變，總須用意有超羣離俗之想，乃能脫去恆蹊。爾前信讀馬汧督誅謂其沈鬱似史記，極是極是。余往年亦篤好斯篇，爾若於斯篇及蕪城賦、哀江南賦、九辨、祭張著文等篇吟詠不已，則聲情自茂，文思汨汨矣。

此間軍事危迫異常，九洲洲之賊，分竄江北，巢縣和州含山俱有失守之信。余日夜憂灼，智盡能索，一息尙存，憂勞不懈，他非所知耳。

爾行路漸厚重否？紀鴻讀書有恆否？至爲廬念，餘詳日記中。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廿二三日連寄二信與澄叔，驛遞長沙轉寄，想俱接到。

季叔費志長逝，實堪傷慟。沅叔之意，定以季櫬葬馬公塘，與高軒公合塚，爾即可至北港迎接。一切築墳等事，稟問澄叔，必恭

必懇。俟季叔葬事畢，再來皖營可也。爾現在油紙摹帖，否？乏遒勁之氣，是爾生質短處，以後宜從「剛」字「厚」字用功特囑。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十一日接十一月廿二日來稟，內有鴻兒詩四首，十二日又接初五日來稟，其時爾初自長沙歸也。兩次皆有澄叔之信，具悉一切。

韓公五言詩，本難領會，爾且先於怪奇可駭處，談諧可笑處，細心領會，可駭處，如詠落葉，則曰「謂是夜氣滅，望舒震其圓。」詠作文，則曰「蛟龍弄角牙，造此欲手攬。」可笑處，如詠登科，則曰「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詠苦寒，則曰「羲和送日出，惟怯頻窺覘。」爾從此等處用心，可以長才力，亦可添風趣。

鴻兒試帖大方而有清氣，易於造就，即日批改寄回。

季叔奉初六恩旨，追贈按察使，照按察使軍營病故例議卹，可稱極優。茲將諭旨錄歸。此間定於十九日開弔，二十日發引，同行者爲厚四甲二甲六葛墨山江龍三諸族戚，又有員弁親兵等數十人送之。大約二月可到湘潭，葬期若定二月底三月初，必可不誤。

下游軍事漸穩，北岸蕭軍於初十日克復運漕，鮑軍糧路雖不甚通，而賊實不悍，或可勉強支持。

此信送澄叔一閱。

卷下

同治二年正月廿四日

字諭紀澤

蕭開二來，接爾正月初五日稟，得知家中平安。

繼太親翁仙逝，當寄奠儀五十金，祭幛一軸，下次付回。

繼嬌性情可慮，然此無可如何之事。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

謹，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

地維所賴以立，天柱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

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

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吾家

讀書居官，世守禮義。爾當誥戒大妹三妹，忍耐順受。

吾於諸女妝奩甚薄，然使女果貧困，吾亦必周濟而覆育之。

曰下陳家微窘，袁家羅家并不憂貧。爾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

氣』爲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工夫也。

鮑春霆正月初六日溧縣一戰後，各處未再開仗。春霆營士

氣復旺，米糧亦足，應可再振。僞忠王復派賊數萬，續渡江北，非希

庵與江味根等來恐難得手。

余牙疼大愈，日內將至金陵一晤沉叔。

此信送澄叔一閱，不另致。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泥洪汝次

字諭紀澤

二月二十一日，在漕漕行次，接爾正月二十二日，二月初三

日兩稟，並澄叔兩信，具悉家中五宅平安。大姑母及季叔葬事，此

時均當完畢。

爾在團山荊橋上，跌而不傷，極幸！極幸！聞爾母與澄叔之意，

欲修石橋，爾寫稟來，由營付歸可也。禮云：『道而不徑，舟而不游。』

古之言孝者，專以保身爲重。鄉間路窄橋孤，嗣後吾家子姪，凡遇

過橋，無論驕馬，均須下而步行。

吾本意欲爾來營見面，因遠道風波之險，不復望爾前來。且

待九月霜降，水落，風濤性定，再行寄諭定奪。目下爾在家飽看羣

書，兼持門戶，處亂世而得寬閒之歲月，千難萬難，爾切莫錯過。此

等好光陰也！

余以十六日自金陵開船而上，沿途閱看金柱關、東西梁山

裕溪口、漕漕無爲州等處，軍心均屬穩固，布置亦尙妥當。惟兵力

處處單薄，不知足以禦賊否。余再至青陽一行，月杪即可還省。南

岸近亦吃緊，廣匪兩股竄撲徽州，古賴等股竄擾青陽，其志皆在

直犯江西，以營一飽，殊爲可慮！

澄叔不願受沉之貽，封余當寄信至京，停止此舉，以成澄志。

爾讀書有恆，余歡慰之至。第所閱日博，亦須節記一二條，以

自考證，脚步近稍穩重，否常常留心。此囑。

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接爾二月十三日稟，并聞入賦一首，其悉家中各宅平安。

爾於小學訓詁，頗識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窺見漢魏六朝之門徑，欣慰無已。余嘗怪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楣、段懋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詁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唐，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達於本而闕於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頗覺不解。私竊有志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爲班張左郭之文章，（皆人左思郭璞小學最深，文章亦通兩漢，潘陸不及也。）久事戎行，斯願莫遂。若爾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則至樂莫大乎是。即日當批改付歸。

爾既得此津筏，以後更當專心豈志，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左郭，上而揚馬，而莊騷，而六經，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陸，而任沈，而江鮑徐庾，則詩愈雜，氣愈薄，而訓詁之道，衰矣。至韓昌黎出，乃由班張揚馬，而上躋六經，其訓詁亦甚精當。爾試觀南海神廟碑，送鄧尙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又觀祭張署文、平淮西碑、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近世學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爾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矣。爾閱香齋籍，頗多，然成誦者太少，亦是一短。嗣後宜將文選最愜意者熟讀，以能背誦爲斷。如兩都賦、西征賦、蕪城賦及九辯解嘲之類，皆宜熟讀。選後之文，如與楊遵彥書、徐哀江南賦、庾亦宜熟讀。又經世之文，如馬貴與文獻通考序二十四首天文如

丹元子之步天歌（文獻通考載之，五禮通考載之）地理如顧祖禹之州域形勢敘（見方輿紀要首數卷，低一格者不必讀，高一格者可讀，其排列某州某郡，無文氣者，亦不必讀）以上所選文七篇三種，爾與紀鴻兒皆當手鈔熟讀，互相背誦，將來父子相見，余亦課爾等背誦也。

爾擬以四月來皖，余亦甚望爾來，教爾以文。惟長江風波，頗不放心，又恐往返途中，拋荒學業。爾稟請爾母及澄叔酌示。如四月起程，則只帶袁培及金二甥同來，如八九月起程，則奉母及弟妹妻女合家同來。到皖住數月，孰歸孰留，再行商酌。

目下皖北賊犯湖北，皖南賊犯江西，今年上半年必不安靜，下半年或當稍勝。爾若於四月來，講舟中宜十分穩慎。如八月來，則余派大船至湘潭迎接可也。

同治二年三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頃接爾稟及澄叔信，知余二月初四在蕪湖下所發二信，同日到家。

季叔與伯姑母葬事，皆已辦妥。爾自櫛山歸來，俗務應稍減少。

此間近日軍事最急者，惟石澗埠。毛竹丹劉南雲營盤被圍，自初三至初十，晝夜環攻，水洩不通。次則黃文金大股由建德竄犯景德鎮，余本檄鮑軍救援景德鎮，因石澗埠危急，又令鮑改援北

岸。況叔亦撥七營援救石湖埠。祇要守住十日，兩路援兵皆到，必可解圍。又有捻匪由湖北下竄安慶，必須安排守城事宜。各路交臂，應接不暇，幸身體平安，尚可支持。

聞人賦圍批發還，爾能抗心希古，大慰余懷！紀鴻頗好學否？爾說話走路，比往年較遲重否？

付去高麗參一斤，備不時之需；又付銀十兩，爾託嶺山爲我買好茶葉若干斤，去年寄來之茶，不甚好也。

此信送與澄叔一看，不另寄。

奏章諭旨一本，查收。

同治二年五月十八日

字諭紀鴻：

接爾稟件，知家中五宅平安，子姪讀書有恆，爲慰！

爾問今年應否往應科考，爾既作秀才，凡歲科考，均應前往入場。此朝廷之命令，士子之職業也。惟爾年紀太輕，余不放心。若鄧師能督省送考，則爾凡事有所稟承，甚好！甚好！若鄧師不赴省，則爾或與易芝生先生同往，或隨畧山鏡和子祥諸先生同伴，總須得一老成者照應一切，乃爲穩妥。爾近日常作試帖詩否？場中細檢一番，無錯平仄無錯擡頭也。

此次未寫信與澄叔，爾爲稟告。

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

丹閣十叔大人閣下：

前奉賜函，敬審福履康愉，闔潭多祉，至爲慶慰！此間軍事自去秋以至今春，危險萬狀。四月以後，巢和二浦，次第克復，奪回九洑洲，要隘江北肅清，大局極有轉機。不料苗逆復叛，占據數城。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而各軍疾疫大作，死亡相屬，幾與去秋相等。餉項奇絀，醫藥無資，茫茫天意，不知何日果遂厭亂也！

姪身體暢適，牙齒脫落一個，餘亦動搖不固。此外視聽眠食，未改五十以前舊態。自以菲材，久竊高位，兢兢慄慄，惟是不貪安逸，不圖豐豫，以是報聖主之厚恩，卽以是稍借祖宗之餘澤。

上年恭遇兩次覃恩，已將本身應得封典，馳封伯祖父重五公暨中和公、祖母彭太夫人暨蕭太夫人。茲將誥軸專盛四送，回卽求告知任尊叔及芝圃榮發厚一厚，四諸弟敬謹收藏。焚黃告墓之日，子姓悉與於祭。茲各寄二十金，少助祭席之資。又參枝對聯書帖等微物，略將鄙忱，伏乞晒存！

左君辦硝之事，因採辦諸人在各縣挖牆拆屋，紛紛釀成控案。東征局司道，乃詳請概歸官辦，不特不能添新委員，卽前此給札者，亦須一一撤回。是以未能照辦。但諸人借湊本錢，分途採買，因此半途而廢，不免吃虧。姪已函告東局主事者酌量調劑，不令虧本矣。

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

字諭紀鴻：

接爾澄叔七月十八日信，並爾寄澤兒一函，知爾奉母於八月十九日起程來皖，並三女與羅壻一同前來。

現在金陵未復，皖省南北兩岸羣盜如毛，爾母及四女等姑嫂來此，並非久住之局。大女理應在袁家侍姑盡孝，本不應同來安慶，因檢生在此，故吾未嘗寫信阻大女之行。若三女與羅壻，則尤應在家事姑事母，尤不可不必同來。余每見嫁女，貪戀母家富貴，而忘其翁姑者，其後必無好處。余家諸女，當教之孝順翁姑，敬事丈夫，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效澆俗小家之陋習也。

三女夫婦，若尚在縣城省城一帶，儘可令之仍回羅家。奉母奉姑，不必來皖。若業已開行，勢難中途折回，則可同來安慶一次小住一月二月，余再派人送歸。

其陳壻與二女，計必在長沙相見，不必帶之同來。俟此間軍務大順，余寄信去接可也。

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字諭紀鴻

爾於十九自家起行，想九月初可自長沙挂帆東行矣。船上有大「帥」字旗，余未在船，不可誤挂。經過府縣各城，可避者，略爲避開，不可驚動官長，煩人應酬也。

余日內平安，沅叔及紀澤等在金陵亦平安。此諭。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字寄紀瑞姪左右

曾文正公家訓 卷下

前接吾姪來信，字跡端秀，知近日人有長進。紀鴻奉母來此，詢及一切，知姪身體業已長成，孝友謹慎，至以爲慰！

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克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章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爲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一文，尚餘九十九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孫入翰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糞。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所及見也。余家中境地雖漸寬裕，姪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着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祇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姪等處最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願吾姪早勉之也！

廩生尙算正途功名，可以考御史。待姪十八九歲，即與紀澤同進京應考。然姪此際專心讀書，宜以八股試帖爲要，不可專恃廩生爲基，總以鄉試會試能到榜前，益爲門戶之光。

紀官聞甚聰慧，姪亦以「立志」二字兄弟互相勸勉，則日進無疆矣。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酉刻

字諭紀澤

余於廿五日已刻抵金陵，陸營文案各船，亦於廿六日申刻

三一

趕到。

沅叔溼毒未愈，而精神甚好。

偽忠王曾親訊一次，擬即在此殺之。

由安慶咨行各處之摺，在皖時未辦咨札稿，茲寄去一稿。若已先發，即與此稿不符，亦無礙也。刻摺稿寄家可一二十分，或百分亦可。沅叔要二百分，宜先儘沅叔處，此外各處不宜多散。

此次令王洪陞坐輪船於廿七日回皖，以後送包封者，仍坐舢板歸去，包封每日止送一次，不可再多。

爾一切以『勤謙』二字爲主，至囑！

頃見安慶付來之咨行稿甚妥，此間稿不用矣。

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

字諭紀澤

日內北風甚勁，未接包封及爾稟，余亦未發信也。

偽忠王自寫親供，多至五萬餘字，兩日內看該會親供，如校對房本謄書，殊費目力，頃始具奏洪李二酋處治之法，李酋已於

初六正法，供詞亦鈔送軍機處矣。

沅叔擬於十一二等日演戲請客，余亦於十五前後起程回皖。

日內因天熱事多，尙未將江西一案出奏，計非五日不能核定此稿。老年畏熱，亦畏案牘之繁難。

余將來金陵，即在英王府寓居，頃已派人修理矣。此諭！

字諭紀鴻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自爾起行後，南風甚多，此五日內，卻是東北風，不知爾已至岳州否？

余以廿五日至金陵，沅叔病已痊愈。廿八日戮洪秀全之尸。初六日將偽忠王正法。初八日接富將軍咨，余蒙恩封侯，沅叔封伯。余所發之摺，批示尙未接到，不知同事諸公得何懋賞，然得五等者甚少。余借人之力以竊上賞，寸心不安之至！

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爲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臨行時，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條，及力去『傲惰』二弊，當已牢記之矣。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酷熱尤須保養身體。此囑。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字諭紀澤

廿三日之摺，批旨尙未到皖，頗不可解，豈已遞至官相處耶？

各處來信，皆言須用賀表，余亦不可不辦一分。爾請程伯敷爲我撰一表，爲沅叔撰一表。伯敷前後所作謝摺太多，此次擬另送潤筆費三十金，蓋亦僅見之美事也。

得五等之封者，似無多人。余借人之力而竊上賞，寸心深抱不安。從前三藩之役，封爵之人較多，求闕齋西間有皇朝文獻通考一部，爾試查封建考中三藩之役，共封幾人，平準部封幾人，平

回部封幾人開單寄來。

偽幼主有逃至廣德之說，不知確否？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辰刻

字諭紀澤

今早接奉廿九日諭旨，余蒙恩封一等侯，太子太保，雙眼花翎。沉叔蒙恩封一等伯，太子少保，雙眼花翎。李臣典封子爵，蕭孚泗男爵，其餘黃馬褂九人，世職十人，雙眼花翎四人。恩旨本日包封鈔回。茲先將初七之摺寄回發刻，李秀成供明日付回也。

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巳刻

字諭紀澤

初十一、二、等日，戲酒三日。沉叔料理周到，精力沛然。余則深以為苦。亢旱酷熱，老人所畏，應治之事，多闕廢者。江西周石一案，奏稿久未核辦，尤以為疚。自六月廿三日起，凡人證皆由余發給盤川，以示體卹。爾託子密告知兩司可也。

鄂刻地圖，爾可即送一分與莫德老。輪船行江說，三日內准付回，另紙繕寫黏貼大圖空處。

萬甯軒忠鶴臯及泰州揚州各官，日內均來此一見，李少荃亦擬來一晤，聞余將以七月回皖，遂不來矣。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

二日未接爾稟，蓋北風阻滯之故。此間十七日大風大雨，簾

然便有秋氣。

富將軍今日來拜，懇談一切。

余擬明日登舟，乘坐民船，不求其快。舟中須作周石獄事一摺，非三四日不能了。沉叔處無一人獨坐之位，無一刻深淨之時。故未辦也。其他積擱之事，皆須在船一為清理。到皖當在月杪矣。此囑。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字諭紀澤

余於十九日回拜富將軍，即起程回皖。約行七十里，乃至棉花隄。今日未刻發報後長行，順風行七十里，泊宿距采石不過十餘里。

接奉諭旨，諸路將帥督撫均免造冊造報銷，真中興之特恩也！

頃又接爾十八日稟，鈔錄封爵單一冊，我朝酬庸之典，以此次最隆。愧悚戰兢，何以報稱。爾曹當勉之矣！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舊縣舟次

字諭紀鴻

自爾還湘啓行後，久未接爾來稟，殊不放心。今年天氣奇熱，爾在途次平安否？

余在金陵與沉叔相聚二十五日，二十日登舟還皖，體中尚適。余與沉叔蒙恩晉封侯伯，門戶太盛，深為祇懼！

爾在省以『謙敬』二字爲主，事事請問意。臣芝生兩姻叔，斷不可送條子，致騰物議。十六日出關，十七八拜客，十九日即可回家。九月初，在家聽榜信後，再起程來署可也。擇交是第一要事，須擇志趣遠大者此呢。

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九日

字諭紀澤紀鴻

余於初四日自邵伯開行後，初八日至清江浦，聞捻匪張任牛三股，並至蒙亳一帶。英方伯雉河集營被圍，易開俊在蒙城，亦兩面皆賊，糧路難通。余商昌岐帶水師由洪澤湖至臨淮而自留，此待羅劉早隊至乃赴徐州。

爾等奉母在寓，總以『勤儉』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謙慎。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於內眷而畢露。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爾二人立志撐持門戶，亦宜自端內教始也。

余身尙安，癖略甚耳。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九日清江浦

字諭紀澤

接爾兩次安稟，具悉一切。

爾母病已全愈，羅外孫亦好，慰慰！

余到清江已十一日，因劉松山未到，皖南各軍鬧餉，故爾遲遲未發。雉河蒙城等處，日內亦無警信。羅茂堂等今日開行，由陸路赴臨淮。

余俟劉松山到後，擬於廿一日由水路赴臨淮，身體平安。惟慮念湘勇鬧餉，有弗戢自焚之懼。竟日饒灼，蔣之純一軍在湖北，業已叛變，恐各處相煽，卽湘鄉亦難安居。思所以痛懲之之法，尙無善策。

楊見山之五十金，已函復小岑，在於伊卿處致送。邵世兄及各處月送之款，已有一札由伊卿長送矣。惟王叔向按季送，偶未入單。劉伯山書局撤後，再代謀一安硯之所。該局何時可撤，尙無聞也。

寓中絕不酬應，計每月用錢若干？兒婦諸女，果每日紡績有常課否？下次稟復。

吾近夜飯不用葷菜，以肉湯炖蔬菜一二種，令極爛如醬，味美無比，必可以資培養（菜不必貴，適口則足養人）。試炖與爾母食之。（星岡公好於日入時手摘鮮蔬以供夜餐，吾當時侍食，實覺津津有味。今則加以肉湯，而味尙不逮於昔時。）後輩則夜飯不葷，專食蔬而不用肉湯，亦養生之宜，且崇儉之道也。顏黃門（推之）顏氏家訓作於亂離之世，張文端（英）聰訓齋語作於承平之世，所以致家者極精。爾兄弟各覓一冊，常常閱習，則日進矣。

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

字諭紀澤紀鴻

余於廿五六日渡洪澤湖面二百四十里，念七日入淮，念八

日在五河停泊一日，等候旱隊，念九日抵臨淮，聞劉省三於念四日抵徐州，念八日由徐州赴援雒河。英、西、林於念六日攻克高鑪，雒河之軍心益固，大約圍可解矣。

羅張朱等明日可以到此，劉松山初五六可到。余小住半月，當仍赴徐州也。毛寄雲年伯至清江，急欲與余一晤，余因太遠，止其來臨淮。

爾寫信太短，近日所看之書，及領略古人文字意趣，儘可自據所見，隨時質正。前所示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絕好文字，大約於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爾所閱古文何篇於何者爲近，可放論而詳問焉。鴻兒亦宜常常具稟自述近日工夫，此示。

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

字諭紀澤紀鴻

今日接小岑信，知邵世兄一病不起，實深傷悼。位西立身行己，讀書作文，俱無差謬，不知何以家運衰替，若此，豈天意真不可測耶？

爾母之病，總帶溫補之劑，當無他虞。羅氏外孫及朱金權已痊愈否？

此間水大異常，各營皆已移渡南岸。惟余所居淮北兩營，係羅茂堂所帶，二日內尙可不移。再長水八寸則危矣。陰雲鬱熱，雨勢殊未已也。

邵世兄處應送奠儀五十金，可由家中先爲代出，有便差來營，即付去。滕中軍所帶百人，可令每半月派一兵來此，不必定候家鄉長夫送信。余託陳小浦買龍井茶，爾可先交銀十六兩，亦候下次兵來時付去。

邵宅每月二十金，爾告伊卿照常致送否？須補一公牘否？爾每旬至李宮保處一談否？幕中諸友凌曉嵐等相見契慳否？氣勢、識度、情韻、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說，可以分配。茲錄於別紙，爾試究之。

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

廿四日接奉寄諭，知沅叔已簡授山西巡撫，諭旨咨少泉宮保處，爾可借閱。

沅叔之病不知此時全愈否？余須寄信囑其北上陛見之便，且至徐州兄弟相會。

陳刻廿四史頗爲可愛，不知其錯字多否？幾何原本可先刷一百部。

曾恆德無事，亦可來營。余又有取閱之書，可令滕中軍派兵送來，錄如別紙。

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紀鴻

紀澤於陶詩之識度，不能領會，試取飲酒二十首，擬古九首，

歸田園居五首，詠貧士七首等篇，反覆讀之。若能窺其胸襟之廣大，寄託之遙深，則知此公於聖賢豪傑，皆已升堂入室。爾能尋其用意深處，下次試解說一二首寄來。

又問有一專長，是否須兼三者，乃為合作？此則斷斷不能。韓無陰柔之美，歐無陽剛之美，況於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眾長者，皆其一無所長者也。

鴻兒言此表範圍曲成，橫豎相合，足見善於領會。至於純熟文字，極力揣摩，固屬切實工夫。然少年文字，總貴氣象，靜嶮東坡所謂『蓬蓬勃勃，如釜上氣』。古文如賈誼治安策，賈山至言，太史公報任安書，韓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論，蘇東坡上神宗書，時文如黃陶庵呂晚村袁簡齋曹寅谷墨卷如墨選觀止鄉墨精銳，中所選兩排三疊之文，皆有最盛之氣勢。爾當兼在氣勢上用功，無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約偶句多，單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場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長或八九百字，千餘字皆無不可。雖係四書題，或用後世之史事，或論目今之時務，亦無不可。總須將氣勢展得開，筆仗使得強，乃不至於束縛拘滯，愈緊愈呆。嗣後爾每月作五課揣摩之文，作一課氣勢之文。講揣摩者，送師閣改講氣勢者，寄余閣改。四象表中，惟氣勢之屬太陽者，最難能而可貴。古來文人，雖偏於彼三者，而無不在氣勢上痛下工夫。兩兒均宜勉之。此囑。

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

福秀之病，全在脾虧。今聞曉岑先生峻補脾胃，似亦不甚相宜。凡五臟極虧者，皆不受峻補也。爾少時亦極脾虧，後用老米炒黃，熬成極醃之稀飯服之，半年乃有轉機。爾母當尚能記憶。金陵可覓得老米否？試為福秀一服此方。

開生到已數日，元徵信接到，茲有覆信，并邵二世兄信，爾閱後，封口交去。渠需銀兩，爾陸續支付可也。

義山集似曾批過，但所批無多。余於道光廿二、三、四、五、六年，用胭脂圈批，惟余有丁刻史記六套在家否？王刻韓文（在爾處）程刻韓詩（最精本）小本杜詩康刻古文辭類纂（溫叔帶回，霞仙借去）震川集（在季師處）山谷集（在黃恕皆家）首尾完畢，餘皆有始無終，故深以無恆為憾。近年在軍中閱書，稍覺有恆，然已晚矣。故望爾等於少壯時，即從『有恆』二字痛下工夫。然須有情韻趣味，養得生機盎然，乃可歷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則不能真有恆也。

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字諭紀澤紀鴻

郭宅姻事，吾意決不肯由輪船海道行走。嘉禮儘可安和，中度，何必冒大洋風濤之險。至禮成或在廣東，或在湘陰，須先將我家或全眷回湘，或澤兒夫婦送妹回湘。吾家主忌定後，而後婚期之或遲或早可定，而後成禮之或湘或粵亦可定。吾既決計不回。

江督之任，而全眷獨戀戀於金陵，不免『武仲據防』之嫌。是爾母及全眷早遲總宜回湘，全眷皆須還鄉，四女何必先行吾意九月間，爾兄弟送家屬悉歸湘鄉。經過省城時，如吉期在半年之內，或爾母親至湘陰，一送亦可，如吉期尚遙，則紀澤夫婦帶四妹在長沙小住，屆期再行送至湘陰成婚。

至成禮之地，余意總欲在湘陰爲正辦。雲仙姻丈去歲嫁女，既可在湘陰由意城主持，則今年娶婦亦可在湘陰，由意城主持。金陵至湘陰近三千里，粵東至湘陰近二千里，女家送三千，婿家迎二千，而成禮於累世桑梓之地，豈不盡美盡善。爾以此意詳覆雲仙姻丈一函，令崔成貴等由海道回粵，余亦以此意詳致一函，由排單寄去，卽以此信爲定。

喜期定用十二月初二日，全眷十月上旬自金陵啓行，斷不致誤。如筠仙姻丈不願在湘陰舉行，仍執送粵之說，則我家全眷暫回湘鄉，明年再商吉期可也。

鴻兒之文，氣勢頗旺，下次再行詳示。

爾母須用茯苓，候至京之便購買。余以廿四日自臨淮起行，十日無雨，明日可到徐州矣。途次平安，勿念。

同治四年八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

邵世兄開來節略等件，收到。位西先生遺文，亦閱過。本月當

作墓銘，出月親爲書寫，仍付金陵，交張氏兄弟鈎刻。大約刊刻揚印，須三個月工夫。年底乃可蕙事。爾告邵子晉急急返杭料理葬事，以速爲妙。此石不宜埋藏土中，將來或藏之邵氏家廟，或嵌之邵家屋壁，或一二年後，於墓之址文餘另穿一小穴補行埋之，亦無不可。此次不可待碑成再定葬期也。

字諭紀澤

同治四年八月十九日

王船山先生書經稗疏三本，春秋家說序一薄本，係託劉韞齋先生在京城文淵閣鈔出者。爾可速寄歐陽曉岑丈處，以便續行刊刻。劉松山前借去鄂刻地圖七本，茲已取回，尚有二十六本在金陵，可寄至大營，配成全部。全唐文太繁，而郭慕徐處有專集十餘種，其中有韓昌黎集，吾欲借來一閱，取其無注，便於溫誦也。又文獻通考（吾曾點過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推市糴土貢國用刑制輿地等門者）晉書新唐書（要殿本）晉書兼取李芋仙送毛刻本）均取來，以便繙閱。後漢書亦可帶來（殿本）冬春皮衣，均於此次舢板帶來。此囑。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澤

家眷旋湘，應俟接筠仙丈覆信，乃可定局。余意姻期果是十二月初二，則澤兒夫婦送妹先行至湘陰辦喜事畢，卽回湘鄉另覓房屋，覓妥後，寫信至金陵，鴻兒奉母并全眷回籍。若婚期改至

明年，則澤兒一人回湘覓屋，家婦及四女皆隨母明年起程。黃金堂之屋，爾母素不以爲安，又有塘中溺人之事，自以另擇一處爲妥。余意不願在長沙住，以風俗華靡，一家不能獨儉。若另求僻靜處所，亦殊難得，不如即在金陵多住一年半載，亦無不可。

澤兒回湘，與兩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覓一合式之屋，或尚可得。星岡公昔年思在牛欄大坵起屋，即鱸魚壩蕭祠間壁也。不知果可造屋以終先志否？又油舖里係元吉公屋，犁頭塆係輔臣公屋，不知可買莊兌換，或借住一二年否？富坵可移兌否？爾稟商兩叔，必可設法辦成。

爾母既定於明年起程，則松生夫婦及邵小姐之位置，新年再議可也。

近奉諭旨，飭余晉駐許州。不去則屢違詔旨，又失民望，違往則局勢不順，必無成功，焦灼之至，餘不多及。

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字諭紀澤

爾十一日患病，十六日尙神倦頭眩，不知近已全愈否？

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卽養生之道亦然。體強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儉而自全。節儉非獨食色之性也，卽讀書用心，亦宜檢約，不使太過。余八本篇，申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又嘗教爾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既戒惱怒，又知節儉養生

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餌，求禱神祇，皆妄想也。吾於藥醫禱祀等事，皆記星岡公之遺訓，而稍加推闡，教爾後輩，爾可常常與家中內外言之。

爾今冬若回湘，不必來徐省間，徐去金陵太遠也。

近日賊犯山東，余之調度，既咨少荃宮保處，澄沅兩叔信，附去查閱，不須寄來矣。此囑！

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

十七日接爾初十日稟，知爾病三次翻覆，近已全愈否？

舳板尙未到徐，而此間羣賊萃於銅浦二縣，攻破民圩頗多，與徽山湖相近，湖中水淺，近郡處又窄，舳板或畏賊不欲進耶？馬步賊約六七萬，火器雖少，而剽悍異常，看來凶險尙將日長。吾已定與賊相終始，故亦安之若素。

文輔卿自京來此，言近事頗詳。九叔浮言漸息，霞仙雖降調，而物望尙好，雲仙衆望較減，天眷亦甚平平。

頃接雲信，婚期已改明年，然則爾今冬亦可不回湘矣。原信鈔去一閱。

爾母健飯，大慰！大慰！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

茲將邵位西摹銘付回，其兄之名空二字，爾可填寫，交匠人鈎摹刊。季公摹銘，匠人刻出太俗，無深厚之意，余字尚不如是。爾可教張氏二匠，用刀須略明行氣之法。刀下無氣，則順修逆描，全失勁健之氣矣。

幾何原本序付去，照收。

余十九日覆奏李公入洛，李丁迭遷一疏，爾可至李宮保署查閱此囑！

同治四年九月晦日

字諭紀澤紀鴻

廿六日接紀澤排遞之稟，紀鴻舢舨帶來稟件衣書，今日派夫往接矣。

澤兒肝氣痛病，亦全好否？澤不應有肝鬱之症，或由元氣不足，諸病易生，身體本弱，用心太過。上次函示以節蓄之道，用心宜約，爾會體驗否？張文端公（英）所著聰訓齋語皆教子之言，其中言養身擇友，觀玩山花北竹，純是一片太和生機，爾宜常常省覽。鴻兒體亦單弱，亦宜常看此書。

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但以聖祖之庭訓格言（家中尚有數本），張公之聰訓齋語（莫宅有之，申夫又刻於安慶），二種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後在家則薛養花竹，出門則飽看山水，環金陵百里內外，可以徧遊也。算學書切不可再看，讀他書亦以半日為率。未刻以後，即宜歇息遊觀，古人以懲忿窒慾為養

生要訣。懲忿，即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窒慾，即吾前信所謂知節蓄也。因好名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慾之類也。藥雖有利害，亦隨之不可輕服切囑！

同治四年十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爾病已好，慰慰！

賊於廿九日稍與馬隊接仗，其夜即竄蕭縣。初二日，竄又漸遠，現尚不知果竄何處，各兵既力求寬限，以後即限九日，以八百里之程，每日僅走九十里，並非強人所難。

張文端公聰訓齋語茲付去二本，爾兄弟細心省覽，不特於德業有益，實於養生有益。

余身體平安，惟精神日損，老景遂增，而責任甚重，殊為悚懼！

同治四年十月十七日

字諭紀澤紀鴻

賊自初三四兩日在豐縣為潘軍所敗，倉皇西竄，行至密陵，又為歸德周盛波一軍所敗。據擒賊供稱，將竄湖北，不知確否。此間俟幼泉游擊之師辦成，除四鎮大兵外，尚有兩枝大游兵，儘數勦辦，但求朱唐金軍遣撤，不生事變，則諸務漸有歸宿矣。

澤兒身體復元，思來徐州省觀，余擬於今冬至曹濟歸陳四府，巡閱地勢，現尚未定，爾暫不必來。如余不赴齊豫，爾至十二月十五以後，前來徐州，待余度歲可也。

彭節仙在糧台，爾常相見否？其學問長處，究竟何如？聽訓齋語，余以為可卻病延年，爾兄弟與松生慕徐常體驗，否可一稟及此囑。

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紀鴻

余近日身體平安。

捨匪自竄河南後，久無消息。

十九日之摺，頃接寄諭業經照准。

明年寓中請師，頌桐城吳汝綸肇甫來此，稟以本年連捷，得內閣中書，告假出京。余勸令不必遽爾進京，當差明年可至。余幕中專心讀書，多作古文。因擬請其父吳元甲，號育泉者，至金陵教書，為紀鴻及陳曙之師。育泉以廩生舉孝廉，方止其子汝綸，係一手所教成者也。肇甫聞此言，欣然樂從，歸告其父，想必允許。惟澄沅叔已答應將富坵讓與我家居住，明歲將送全眷回湘，吳來金陵恐非長久之局。肇甫由徐赴金陵，余擬派差官送之，爾可與之面商一切。

鴻兒每十日宜寫一稟，字宜略大，墨宜濃厚。此囑！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字諭紀澤

彭宮保尚在安慶，松生陪王益楷去，恐無所遇，抑別有他營耶？

河南吳中丞疏稱：豫省情形萬難，供職無狀，請另簡賢能。諭旨又催移營。現因湖團一案關係極大，必須至徐料理。新年即將移駐河南之周家口，爾可於臘月來徐省親，隨同度歲。由金陵坐船至清江，清江雇王家營轎車至徐，余派弁至清江迎接。大約水陸不過十二三日程耳。季泉無病，何必託詞不來。

聽訓齋語，俟覺得再寄。余前信欲乞慕徐齋頭全唐文殘本中韓文一種，爾曾與慕徐說及否？明史亦未帶來。臘月來營，可將此二書帶來。明史即將陳刻本帶來，亦可。王氏廣雅疏證可附帶也。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紀鴻

余明年正月即移駐周家口。該處距漢口八百四十里，距長沙一千六百餘里，距金陵亦一千三百餘里，兩邊皆係陸路。通信於金陵與通信於長沙，其難一也。

澤兒來此省親，送余移營起程後，即回金陵。全眷仍以三月回湘為妥。吳育泉正月上學教滿兩月，如果師弟相得，或請之赴湖南，或令紀鴻、陳曙隨吳師來，余營讀書，亦無不可。家中人少，不宜分作兩處住也。

余日來核改水師章程，將次完竣，惟提鎮以下至千把，每年各領養廉若干，此間無書可查。澤兒可翻會典查出寄來。凡經制之現行者，查典凡因革之有由者，查事例。武職養廉，記始於乾隆。

四十七年補足名糧案內，文職養廉，記始於雍正五年耗羨歸公案內。爾細查武養廉數目，即日先寄，又提督之官見明史職官志，都察院條內，本與總督巡撫等官皆係文職而帶兵者，不知何時改爲武職。爾試翻尋會典或詢之凌曉嵐張嘯山等，速行稟覆。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字諭紀澤：

蔣大春費到會典五册，明史一册。國初提督尙文武兼用，厥後專用武職，不知始於何時？前明有掛印總兵，以總兵而掛平西將軍征南將軍等印，國朝總兵亦間存掛印之名，而實無真印，不知何年并掛印之名而去之。爾試問劉伯山能記之否？水師章程定於十二月出奏，如其查不出，亦不要緊。凡辦事不必定講考據也。

同治五年正月十二日

字諭紀鴻：

爾學柳帖琅邪碑，效其骨力，則失其結構，有其開張，則無其攙搏。古帖本不易學，然爾學之，尙不過旬日，焉能衆美畢備，收效如此神速。余昔學顏柳帖，臨摹動輒數百紙，猶且一無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間架皆無可觀，余自媿而自惡之。四十八歲以後，習李北海嶽麓寺碑，略有進境。然業歷八年之久，臨摹已過千紙。今爾用功未滿一月，遂欲躋躋神妙，耶。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

字百個，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余所責爾之功課，并無多事，每日習字一百，閱通鑑五葉，誦熟書一千字（或經書，或古文古詩，或八股試帖，從前讀書，卽爲熟書，總以能背誦爲止。總宜高聲朗誦）三、八日，作一文一詩。此課極簡，每日不過兩個時辰，卽可完畢，而看讀寫作四者俱全，餘則聽爾自爲主張可也。

爾母欲以全家住周家口，斷不可行。周家口河道甚窄，與永豐河相似。而余駐周家口，亦非長局，決計全眷回湘。

紀澤：俟全行復元，二月初回金陵，余於初九日起程也。此囑！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鴻：

日內未接爾稟，想闔寓平安。

余定以二月九日由徐州起程，至山東濟甯，河南歸陳等處，駐紮周家口以爲老營。紀澤定於初一日起程，花朝前後可抵金陵，三月初送全眷回湘。

爾出外二年有奇，詩文全無長進，明年鄉試，不可不認真講求。八股試帖，吾鄉難尋明師，長沙書院亦多游戲徵逐之習，吾不放心。爾至安慶後，可與方右之、吳肇甫同伴，由六安坐船至周

家口，隨我大營讀書。李申夫於八股試帖最善講說。據渠論及，不過半年，即可使聽者歡欣鼓舞，機趣洋溢而不能自己。爾到營後，棄去一切外事，即看鑑、臨帖、算學等事，皆當輟舍專在八股試帖上講求。丁卯六月回籍鄉試，得不得雖有命定，但求試卷不爲人所譏笑，亦非一年苦功不可。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兗州行次

字諭紀鴻

凡作字，總要寫得秀。學顏柳，學其秀而能雄；學趙董，恐秀而失之弱耳。爾非下等姿質，特從前無善講善誘之師，近來又頗有好高好速之弊。若求長進，須勿忘而兼以勿助，乃不致走入荆棘耳。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鴻

接紀澤在清江浦金陵所發之信，舟行甚速，病亦大愈，爲慰。老年來，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功。爾雖體弱多病，然祇宜清靜調養，不宜妄施政治。莊生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爲養生之法。爾熟於小學，試取「在宥」二字之訓，訪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養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疾輕而妄施攻伐，強求發汗，則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害之」，陸務觀所謂「天下本無

事，庸人自擾之」，皆此義也。東坡游羅浮詩云：「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下一「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蓋蘇氏兄弟父子皆講養生，竊取黃老微旨，故稱其子爲有奇志。以爾之聰明，豈不能窺透此旨，余教爾從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淺，却得自然之妙。爾以後不輕服藥，自然日就壯健矣。余以十九日至濟甯，即聞河南賊匪圖竄山東，暫駐此間，不遽赴豫。賊於廿二日已入山東曹縣境，余調朱心檻三營來濟護衛，騰出潘軍赴曹攻剿，須俟賊出齊境，余乃移營西行也。爾侍母西行，宜作還里之計，不宜留連鄂中。仕宦之家，往往貪戀外省，輕棄其鄉，目前之快意甚少，將來之受累甚大。吾家宜力矯此弊。

同治正年三月初五日

字諭紀澤

全眷起行，已定十七二十六兩日，當可從容料理。得沅叔二月十三日信，定於三月初間赴鄂履任。爾等到鄂，當可少爲停留。賊在山東，余須留於濟甯就近調度，不能遽至周家口。紀鴻兒過安慶時，不可輕赴周口，且隨母至湖北再行定計。爾過安慶，往拜吳塾甫之父種泉翁，觀其言論風範，果能大有益於鴻兒否。如其謫然可親，爾兄弟即定計請之同船赴鄂，即在沅叔署中讀書。若余抵周家口，距漢口八百四十里，紀鴻省觀尚不甚難，爾則奉母還湘，不必在鄂久住。

金陵署內木器之稍佳者，不必帶去。余擬寄銀三百，請澄叔在湘鄉湘潭辦些木器，送於富托，但求結實，不求華貴。衙門木器等物，除送人少許外，餘概交與房主姚姓、張姓稍留去後之思。

同治五年三月十日夜濟寧州

字諭紀澤紀鴻

頃據探報，張逆業已回竄，似有返豫之意。其任賴一股，銳意來東，已過汴梁。頃探亦有改竄西路之意。如果齊省一律肅清，余仍當赴周家口以踐前言。

雪琴之坐船已送到否？三月十七果成行否？沿途州縣有送迎者，除不受禮物酒席外，爾兄弟遇之，須有一種謙謹氣象，勿恃有清介而生傲情也。

余近年默省之「勤、儉、剛、明、忠、恕、謙、渾、八德」，曾爲澤兒言之，宜轉告與鴻兒。就中能體會一二字，便有日進之象。

澤兒天資聰穎，但嫌過於玲瓏剔透，宜從「渾」字上用些工夫。鴻兒則從「勤」字上用些工夫。用工不可拘苦，須探討些趣味出來。

余身體平安，告爾母放心。此囑。

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濟寧

字諭紀澤紀鴻

接爾二人在裕溪口，在安慶，在九江所發信，知沿途清吉，爲慰。此時想已安抵湖北。沅叔恩明誼美，必留余眷在湖北過夏。余

意業已回籍，即以一直到家爲妥。富托房屋如未修完，即在大夫第借住。

紀鴻即留鄂署讀書。世家子弟，既爲秀才，斷無不應科場之理。既入科場，恐詩文爲同人所笑，斷不可不切實用功。科六與黃澤生若來湖北，紀鴻宜從之講求八股。湖北有胡東谷，是一時文好手。此外尚有能手否？爾可稟商沅叔，擇一善講者而師事之。

余尙不能遽赴周家口，申夫亦不能遽赴鄂中。道遠而逼近賊氛，鴻兒不可冒昧來營，即在武昌沅叔左右，苦心作詩文經策。

同治五年五月十一日夜

字諭紀澤紀鴻

接爾二人稟，知九叔母率眷抵鄂，極骨肉團聚之樂。官途艱，本難相逢，亂世尤難留鄂過暑，自是至情。鴻兒與瑞娃一同讀書，請黃澤生看文，恰與我前信之意相合。

屢聞近日精於舉業者，言及陝西路閩生先生（德）仁在堂稿及所選仁在堂試帖律賦課藝，無一不當行出色，宜古宜今。余未見此書，僅見其所著櫻華館試帖，久爲佩仰。陝西近三十年科第中人，無一不出閩生先生之門。湖北官員中，想亦有之。紀鴻與瑞姪等，須買仁在堂全稿，櫻華館試帖，悉心揣摩，如武漢無可購買，或摺差由京買回亦可。

鴻兒信中擬專讀唐人詩文。唐詩固宜專讀，唐文除韓柳李孫外，幾無一不四六者，亦可不必多讀。明年鴻瑞兩人，專宜攻八

股試帖，選仁在堂中佳者讀必手鈔，熟必背誦。爾信中言，「須能背誦乃讀他篇。」苟能踐言，實良法也。讀釋華館試帖亦以背誦爲要，對策不可太空。鴻瑞二人可將文獻通考序二十五篇讀熟，限五十日讀畢，終身受用不盡。既在鄂讀書，不必來營省覲矣。

同治五年六月十六日

字諭紀澤紀鴻

沅叔足疾全愈，深可喜慰！惟外毒遽瘳，不知不生內疾否？

唐文李孫二家，係指李翱、孫樵。八家始於唐荆川之文編，至茅鹿門而其名大定，至儲欣同人而添孫李兩家，御選唐宋文醇亦從儲而增爲十家，以全唐皆尚駢儷之文，故韓柳李孫四人之不駢者爲可貴耳。

湘鄉修縣志，舉爾纂修。爾學未成就，文甚遲鈍，自不宜承認，然亦不可全辭。一則通縣公事，吾家爲物望所歸，不得不竭力贊助。二則爾憚於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爾篆額鈔畢，宜從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爲恥。爾文更淺，而亦獲虛名，尤不可也。

吾友有山陽魯一同通父所撰邳州志、清河縣志，即爲近日志書之最善者。此外再取有名之志爲式，議定體例，俟余核過，乃可動手。

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宿遷

字諭紀澤紀鴻

十六日在濟甯開船，念四日至宿遷。小舟酷熱，晝不乾汗，夜不成寐，較之去年赴臨淮時，困苦倍之。

吾家門第鼎盛，而居家規模禮節，未能認真講求。歷觀古來世家長久者，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婦女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斯干之詩，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家人卦以二爻爲主，重在中饋內則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屢教兒婦諸女，親主中饋，後輩視之若不要緊。此後還鄉，居家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必須常至廚房，必須講求作酒作醢，醢小菜之類。爾等必須留心於時蔬羹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紡績雖不能多，亦不可間斷。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至囑至囑。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澤紀鴻

在臨淮住六七日，擬由懷遠入渦河，經蒙臺以達周口。中秋後必可趕到。屆時沅叔若至德安，當設法至汝甯正陽等處一會。

余近來衰感日增，眼光益蒙。然每日諸事有恆，未改常度。爾等身體皆弱，前所示養生五訣已行之否？澤兒常添不輕服藥一層，共六訣矣。既知保養，却宜勤勞。家之興衰，人之窮通，皆於勤惰卜之。澤兒習勤有恆，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樸矣。鴻兒來稟太少，以後半月寫稟一次。澤兒稟亦嫌太短，以後

可泛論時事，或論學業也。此論。

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紀鴻

接紀澤兩稟，並紀鴻及瑞姪稟信八股。兩人氣象俱光，自有發達之概。惟思路未開，作文以思路宏開爲必發之品。意義層出不窮，宏開之謂也。

余此次行役始爲酷熱所困，中爲風波所驚，旋爲疾病所苦。此間赴周家口尚有五百餘里，或可平安耳。

爾擬於明史看畢，重看通鑑，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讀通鑑論。爾或問作史論，或作詠史詩，惟有所作，則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則難記也。

早間所食之鹽薑已完，近日設法寄至周家口。吾家婦女須講究作小菜，如腐乳、醬油、醬菜、好醋、倒筍之類，常常做此，壽與我吃。內則言事，父母舅姑，以此爲重。若外間買者，則不寄可也。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字諭紀澤紀鴻

接爾等八月初十日稟，知鴻兒生男之喜。軍事棘手，衰病焦灼之際，聞此大爲喜慰。

九月初十後，澤兒送全眷回湘，鴻兒可來周家口侍奉左右。明年夏間，澤兒來營侍奉，換鴻兒回家鄉試。

余病已全愈，惟不能用心。偶一用心，卽有齒疼出汗等患。而

摺片不肯假手於人，責望太重，萬不能不用心也。

朱子綱目一書，有續修宋元及明合爲一編者，白玉堂忠愍公有之。武漢買得，出否？若有而字大明顯者，可買一部帶來。此諭。

同治五年九月初九日

字諭紀澤紀鴻

接澤兒八月十八日稟，具悉擇期九月廿日還湘。十月二十四日四女喜事，諸務想辦妥矣。凡衣服首飾百物，祇可照大女二女三女之例，不可再加。

紀鴻於廿日送母之後，卽可束裝來營。自坐一轎，行李用小車，從人或車或馬皆可。請沈叔派人送至羅山，余派人迎至羅山。淮勇不足恃，余亦久聞此言。然物論悠悠，何足深信。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省三琴軒均屬有志之士，未可厚非。申夫好作讖微之論，而實不能平心細察。余所見將才傑出者極少，但有志氣卽可予以美名而獎成之。

余病雖已愈，而難於用心。擬於十二日續假一月，十月奏請開缺。但須沈弟無非常之舉，吾乃可徐行吾志耳。否則別有波折，又須慮與委蛇也。此諭。

同治五年九月十七日

字諭紀澤紀鴻

余病大致已好，惟不甚能用心，自度難任艱鉅，已於十三日具片續假一月。將來請開各缺，縱不能離營調養，但求事權稍小。

責任稍輕，即爲至幸。欲求平揀，功成從容引退，殊恐不能；即求免於謗議，亦不能也。

揀匪竄過沙河，賈魯河之北，不知已入鄂境否？若鴻兒尚未回湘，目下亦不必來周口，恐中途適與賊遇。

鹽薑頗好，所作椿麩子醃菜亦好。家中外須講求葷蔬，內須講求曬小菜，此足驗人家之興衰，不可忽也。此諭。

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

字諭紀澤

爾讀李義山詩，於情韻既有所得，則將來於六朝文人詩文，亦必易於契合。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們迥不相同。譬之書家，羲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故必如劉石庵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爲大家。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羣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渠既迥絕羣倫矣，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讀者之見解未週，非作者之咎也。爾以後讀古文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蹊徑。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大抵多道聽塗說，扣槃扞燭之類，不足信也。君子貴於自知，不必隨眾口附和也。

余病已大愈，尙難用心，日內當奏請開缺。

近作古文二首，亦尙入理，今冬或可再作數首。唐鏡海先生歿時，其世兄求作墓誌，余已應允，久未動筆，并將節略失去。爾向

唐家或賀世兄處，索取行狀節略寄來。羅山文集年譜未帶來，營亦向易芝生先生索一部付來，以便作碑一償夙諾。

紀鴻初六日自黃安起程，日內應可到此。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字諭紀澤

余於十三日具疏請開各缺，並附片請注銷爵秩，廿五日接奉批旨，再賞假一月，調理就痊，進京陛見一次。余擬於正月初旬起程進京。

余近無他苦，惟腰痛畏寒，夜不成眠。羣疑衆謗之際，此心無不介介，然回思邇年行事，無甚差謬，自反而縮，不似丁冬戊春之多悔多愁也。

到京後，仍當具疏請開各缺，惟以散員留營維繫軍心，擔荷稍輕。爾兄弟輪流侍奉，軍務鬆時請假回籍省察一次，亦足以娛暮景。

紀鴻在此，體氣甚好，心思亦似開朗，當令其回家事母耳。

同治五年十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

余定於正月初北上，頃已附片覆奏。屆時鴻兒隨行，二月回豫，鴻兒三月可還湘也。

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誌。但在營中照料雜事，維繫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

凶咎，則亦聽之而已。

余近日身體頗健。鴻兒亦發胖。

家中興衰全係乎內政之整散。爾母率二婦諸女，於酒食紡績二事，斷不可不常常勤習。日下官雖無恙，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至囑至囑。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

此間軍事，東股任賴竄入光固，賊勢已衰。西股張總愚久據秦中華陰一帶，余派春霆往援，大約臘初可以成行。

十七日覆奏不能回江督本任一摺，刻木質關防留營自效一片，茲抄寄家中一閱。若果能開去各缺，不過留營一年，或可請假省察。但平日雖有譏謗之言，亦不乏舉頌之人，未必果准悉開各缺耳。

紀鴻在此，體氣甚好，月餘未合作文，聽其瀟灑閒適，一暢其機。臘月當令與叶甥開課作文。

爾膽怯等症，由於陰虧。朱子所謂「氣清者魄恆弱」。若能善曉酣眠，則此症自去矣。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

此間軍事，任賴山固始竄至鄂境，該逆不能逞志於鄂，勢必仍回河南。張逆入秦，已奏派春霆援秦，本月當可起程。惟該逆有

至漢中過，年明春入蜀之說，不知鮑軍追趕得及否。

本日摺差回營，十三日又有滿御史參劾，奉有明發諭旨，茲鈔回一閱。余擬再具數疏婉辭，必期盡開各缺，而後已。將來或再奉入覲之旨，亦未可知。

爾在家料理家政，不復召爾來營隨侍矣。

李申夫之母嘗有二語云：「有錢有酒款遠親，火燒盜搶喊四鄰。」戒富貴之家，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我家初移富坨，不可輕慢近鄰。酒飯宜鬆，禮貌宜恭，或另請一人款待賓客，亦可。除不管理事，不幫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處，亦無吝也。此諭。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歐陽夫人左右

接紀鴻兒各稟，知全眷平安抵家，夫人體氣康健，至以為慰！余自八月以後，屢疏請告假開缺，幸蒙聖恩，准交卸欽差大臣關防，尚令回江督本任。余病難於見客，難於閱文，不能復勝江督繁劇之任，仍當再三疏辭。但受恩深重，不忍遽請離營，即在周口養病。少泉接辦，如軍務日有起色，余明年或可回籍省墓一次。若久享山林之福，則恐不能。然辦捻無功，欽差交出，而恩眷仍不甚衰，已大幸矣！

家中遇祭，酒菜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動用。內而紡績做小菜，外而蒔菜養魚，款待人客，夫人均須留心。吾夫婦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為

榜樣，不可不勞苦，不可不謹慎。

近在京買參，每兩去銀廿五金，不知好否？茲寄一兩與夫人服之。

澄叔待兒與嫂，極誠極敬，我夫婦宜以誠敬待之。大小事絲毫不可瞞他，自然愈久愈親。此間近好！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字諭紀澤

余自奉回兩江本任之命，兩次具疏堅辭，皆未俞允。訓詞靡摯，祇得遵旨暫回徐州，接受關防，令少泉得以迅赴前敵，以慰宸廑。余自揣精力日衰，不能多閱文牘，而意中所欲看之書，又不肯全行割棄，是以決計不為疆吏，不居要任。兩三月內，必再專疏懇辭。

余近作書箱，大小如何廉勛八箱之式。前後用橫板三塊，如吾鄉倉門板之式，四方上下，皆有方木為柱，為匡，頂底及兩頭，用板裝之。出門則以繩絡之，而可挑；在家則以架乘之，而可累。兩箱三箱四箱不等。開前倉板則可作櫃，再開後倉板則可過風。當作一小者送回，以為式樣。吾縣木作最好而賤，爾可照樣作數十箱，每箱不過費錢數百文。讀書乃寒士本業，切不可有官家風味。吾於書箱及文房器具，但求為寒士所能備者，不求珍異也。家中新居富坵，一切須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須作代代做土民之想。門外但掛『宮太保第』一匾而已。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字諭紀澤

紀鴻病，請一醫來診。鴻兒乃天花痘也，余深用憂駭！以痘太密厚，年太長大，而所服之藥，無一不誤，闔署惶恐，失措幸託痘神佑助，此三日內，轉危為安。茲將日記由鄂轉寄家中，稍為一慰。再過三日，灌漿續行，寄信回湘也。

爾七律十五首，圓適深穩，步趨義山，而勁氣倔強，頗似山谷。爾於情韻趣味二者，皆由天分中得之。

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曰詼詭之趣，一曰閒適之趣。詼詭之趣，惟莊柳之文，蘇黃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詼詭，此外實不多見。閒適之趣，文惟柳子厚，遊記近之，詩則韋孟白傳，均極閒適。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為人生具此高淡襟懷，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爾胸懷頗雅淡，試將此三人之詩研究一番，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

余近日平安，告爾母及澄叔知之。

字諭紀澤

鴻兒出痘，余兩次詳信告知家中，此六日尤為平順，全家放心。余憂患之餘，每聞危險之事，寸心如沸湯燙灼。鴻兒病痊後，又以鄂省賊久據白口天門，春霆病勢甚重，焦慮之至！

爾信中述左帥密劾次青，又與總兒信言閩中謠歌之事，恐

均不確。余於左沈二公之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驚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伎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着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

爾稟氣太清，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爲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闊遠，則可化刻爲厚。余汝汝曰劫剛，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讀書須具大量，看陸詩以導開適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天性淡於榮利，再從此二字用功，則終身受用不盡矣。

鴻兒全數復元，端午後當遣之回湘。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午刻

歐陽夫人左右：

自余回金陵後，諸事順遂。惟天氣亢旱，雖四月廿四五月初三日兩次甘雨，稻田尙不能栽插，深以爲慮！

科一出痘，非常危險。幸祖宗神靈庇佑，現已全愈，發體變一結實模樣。十五日滿兩個月後，即當遣之回家。計六月中旬，可以抵湘。如體氣日旺，七月中旬，赴省鄉試可也。

余精力日衰，總難多見人客。算命者常言十一月交癸運，即不吉利，余亦不願久居此官，不欲再接家眷東來。夫人率兒婦輩在家，須事事立個一定章程，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旦罷官，尙不失爲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爲之計。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

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余心大慰矣。

余身體安好如常，惟眼蒙目甚，說話多則舌頭蹇澀。左牙疼甚，而不甚動搖，不至遽脫，堪以告慰。願問近好。

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將赴天津示二字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毀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叶。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繁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遲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

余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爲便。中間雖有臨清至張秋一節，須改陸路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

去年由海船送來之書籍木器等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棄者，乃行帶歸。毋貪瑣物而花途費。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令夏吏擇要鈔錄，今已鈔一半多，自須全行擇鈔。鈔畢後存之家中，留於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中可存者絕少也。

余所作古文，黎尊齋鈔錄頗多，頃稟已照鈔一分寄余處存稿。此外黎所未鈔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帙太

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謂之，刻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伎不求爲重。伎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意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伎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作，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伎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伎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污。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尙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并願子孫世世戒之。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后。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平亦願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冊，居官無可存之牘。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尙存養廉二萬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即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陵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本月用畢，祇準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澈底痛改。余

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其差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崇儉德，善持其後而已。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存養之道多疎，後來展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儉，獨特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爲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季，默爲禱祝，自當神人共欽。漏浦季洪兩弟之死，余內省自有慚德。澄侯、沉浦兩弟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爲我彌縫缺憾耳。

附伎求詩二首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瓊瓊奚比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已，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已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偈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

其故爾。宇宙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渺語忌，乖氣相迴互。重者裁汝躬，輕亦滅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妬心，普天蒼生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右不忤）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因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弊固方秦借。求榮不知鑿，志亢神愈快。歲燠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遞欣，患難無遽慙。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憤。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右不求）

日課四條 同治十年金陵節署中日記

一曰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

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孟子所謂『仰不愧，俯不忤』，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程子謂：『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衆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

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四應。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趨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管一業，而食必珍

羞，衣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旦不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歷歷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己飢己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饑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歛。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姪輩，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微惕，以補昔歲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勸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仍寄諸姪共守，以期有成焉。

